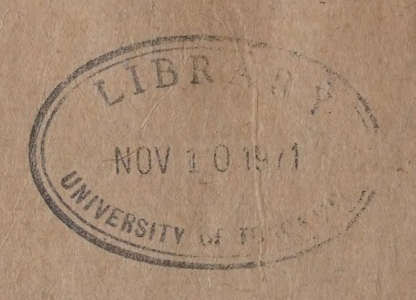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一卷

長洲何焯屺瞻

高帝紀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寬仁愛人起自布衣代秦之本故首著之

令諸大夫曰　下卷詔書有云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諸大夫當謂此也

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至 遂不知老父處　及此二事王氏所謂記繁而志寡者也　服虔以元爲長韋昭以元爲諡師古謂韋說失之按西京人質無文長公主爲元理況一代更無稱元者歸乎田戍子豈非諡耶韋說無妨勝服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爲楚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　始皇末年亡聚山澤者所在而是故陳涉一呼雲會響應亂固不始于

二世也特繼世者復加以昏虐益速其亡耳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　至秦將章邯破之　總叙于此見秦已有必亡之勢

秦二年，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　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爲水其寔一也按地里志作泗水郡川字傳寫之誤作水者是也

秦三年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　史記云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云云下乃云與魏將之軍并攻昌邑沛公益與越再攻昌邑也

襄侯王陵降　師古以晉灼王陵即安國侯王陵之說爲非按下云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亦出武關之道則此王陵即安國侯王陵也襄侯則初起時所假封爵耳功臣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

從非別一人可知

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爲雍王　羽擅以邯爲雍王已不守懷王之約矣

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　不許賊臣眞能扶義而西者矣

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至大破之藍田南　此即韓信所以破齊也

元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此約法與上苛法對因紀末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改約字爲讀始厚齋王氏然文紀中宋昌有約法令之語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非一當仍舊也

傷人及盜抵罪　觀注中服虔李奇解抵罪之義則盜亦當以臧之多少科罪今法惟竊盜計臧强盜則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或恐過也

可急使守函谷關　注文穎曰是時關在宏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按地理志宏農郡有宏農有新安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當爲宏農之新安也河南郡有穀成師古曰即今新安然則非漢宏農之新安明矣潘岳西征賦注岳以元康二年五月十八日乙未自洛陽之長安二十五日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穀成去洛陽甚近疑非漢武徙關之地文穎注及後書郡國志更當詳考以求真是

二年拔隴西至繕治河上塞　拔隴繕塞關中安固而後東兵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既反暴政且益足關中食

施恩德至復勿繇戍　稍休息其民使有樂生之心又略知禮教而後用之此當日蕭何治關中規模也

兵出無名至天下之賊也　天下苦秦亦起亡之秦亡而

復搆兵以爭中原劉項曲直未有分也明其爲賊而後民望在劉不在項天下洶洶皆知非以自利動非無名之師比矣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　師古以五諸侯爲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按韓王是韓信不當云鄭昌

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　越已有衆三萬故得獨當一面

六月立太子下此爲得之

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　史記書此戰在

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兩月再蝕與魯襄公二十一年同歷家云或此月食在交前而次月復食在交後亦時有之後孝文三年同按史記孝文本紀但書十月丁酉晦食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　時關中大饑僅仰敖倉粟既爲羽侵奪甬道滎陽即以乏絕不守其後劉賈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而曹咎等守成皐亦爲漢所破矣項王必引兵南走　至破之必矣　項王既引而南不能驟爲河北聲援取趙亦可以萬全矣　轅生之計即伍子胥所以覆楚也

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已舉燕趙則前所請益二萬人可收之以自將若盡奪其軍則張耳所北收趙地之兵豈足以東擊齊哉

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　至佐彭越燒楚積聚　既奪信軍乃可分二萬人與劉賈助彭越絕楚糧道矣

四年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之間按藝文類聚當作澗然以上文孟注兩城相對之說觀之則如字也

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章邯罪過於欣獨梟欣頭者以

其既降漢而復叛去故也

五年漢王爲發喪哭臨而去　誅羽以正君臣之義仍爲
發喪哭臨者嘗受命懷王約爲兄弟故也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羽死所畏惡者
信故乘其不意而奪之軍此正所以息天下之兵端而不
容髮者也後陳豨之獄使信被參夷之禍則于報功之義
偸耳

義帝亡後至都下邳　仍以義帝爲言終擊楚之殺義帝
者之事亦使信不自以徙王驚疑其家在楚又本所欲得
也

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　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則
不獨以罪沒身始爲官奴婢矣今賣身券契必云口食不
周其來遠矣

燕王臧荼反　滅荼項氏所置又負殺故主之罪故懼誅

最先反

六年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注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按孟津不在齊界字有誤或是鬲津地理志平原郡有鬲縣平當以爲鬲津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　文頴注吳郡本會稽也當以會稽治吳故亦得稱吳郡當班氏作書時亦未分也此正與下鄣郡義同

令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仍其舊師古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之說非也皇帝本兼採三皇五帝義三皇古之盛天子也顏說出蔡伯喈蓋据定陶恭皇孝德皇諸號以後事臆斷

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大亂之後戶口減半優之使生聚日滋也

九年罪三族　按刑法志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產

爲三族則注中張晏說爲是如淳說不惟禍及舉宗復妄增母妻二異姓一言之誤其爲不仁甚矣以今法準之亦如張說

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至盡拜爲郡守諸侯相　用之則國家收其效彼亦無所妄覬矣

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失禮之始至韋元成貢禹始覺其非

十一年御史大夫昌下相國　臣瓚注周昌已爲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按當時周昌疑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趙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也

十二年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至亡可蹻足待也　五代郭威之事近之

上尊號曰高皇帝　後世人主生上尊號不祥莫大焉

贊豐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　漢之報本遠矣

漢承堯運至得天統矣　順民心得天統此高紀眼目也

惠帝紀外郎滿六歲二級　蘇林以外郎爲散郎按外郎宜對在中者而言非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乃借用舊名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左氏云鄭祖厲王似因諸侯王得立高廟附益之也

元年春正月城長安　高帝六年令天下縣邑城至惠帝元年乃城長安先使百姓有所保聚而後規拓京師後世所不及也

二年郃陽侯仲薨　子封王而父仍侯爵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以漸城之則民不勞費可給檢察可精漢初休息天下事必有次第若此即國祚悠久之氣象也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諸侯王遠近

地異故豫以六月發之使各及期而至其築城仍在春正月也

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產子復二歲不嫁謫五算與武帝之口賦重困民產子輒殺者可以觀世運矣

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五年九月城成明年六月乃始起市其修敖倉是當時亦有兩都並建之意

高后紀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　名之名爲皇后所產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既誅諸呂從而爲之辭耳以其能匡漢祚立太宗功既大故後世不之求備

文帝紀願請楚王計宜者　陰安侯頃王后皆婦人琅邪王踈屬帝言請楚王計宜斯識體矣

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後書注云姚察云女子謂賜爵者之妻史記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賢按此

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爲戶此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戶賜牛酒按此說近之又按昭紀始元元年秋七月賜民百戶牛酒元紀初元元年夏四月賜吏民五十戶牛酒而別無女子百戶五十戶之文或者吏民但賜牛酒而不賜爵則其妻不別沾賜非女戶也惟章帝元和二年夏四月詔書獨繫以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或當如章懷之說詔書曰河南則止于河南尹所屬縣不普洽天下與前書中事不同

元年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按當爲父後正謂嫡長耳顏注非其曰非已生尤乖於理

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　先建太子後立皇后者時代王王后先卒竇姬乃以子貴也立皇后稱皇太后命得著代之意　立太子母上史記有諸侯皆同姓五字

蓋周之天子逆后於嬀姜之國今諸侯皆同姓則不可拘以舊制必貴姓也然自此景立王武立衛安于立賤矣此等皆漢事與三代始判分處況此時固亦有長沙王在乎

唯中尉宋昌勸朕至官皆至九卿　高文二帝氣象雖不同其開誠無飾則一也

二年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周公留相伯禽之魯此其遺意

人主不德至災孰大焉　自秦以來不畏于天至文帝始聞此言

九年春大旱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無興革大事其簡如此後漢諸紀書事太煩碎矣

十三年今釐身從事至其除田之租稅　盡除租稅不可爲經常蓋欲極所以勸農之道耳非帝之節儉亦莫之能行也

後元年孝惠皇后張氏薨　不以后禮喪葬故不曰崩書
曰皇后則但退處未嘗廢也此文帝之失張晏云廢處北
宮者仍外戚傳之文後卷景紀中三年顏注云廢后死不
書

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 至 次棘門　曰
屯曰次屯有分地次備調發也　後書郡國志上曲陽故
屬常山恒山在西北注引晉地道記云自縣北行四百二
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按此則飛狐口即代郡之常
山關與上曲陽相接者也句注則雁門關也

七年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史
記索隱曰以下謂柩已下於壙語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
斷自已葬之後矣　禮服不講乃有易月之謬說顏師古
及劉貢父駁正者是然大紅小紅當如應氏之說閻丈百
詩云漢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畢便除

無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月爲除服期而不論葬與否唐元肅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則所謂以日易月者於是焉始之按元肅二宗之喪爲二十七日見常袞議中

贊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貢禹言文帝貴廉潔賤貪汙吏坐臧者皆禁錮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是帝之爲政不專于寛也特刑不濫耳張武舊勳受賂不飭未至大惡故加賜以媿之豈槩施諸下姑息成風致貪吏放手哉

景帝紀丁未太子卽皇帝位　文帝以乙巳葬既葬乃卽位也史記云太子卽位于高廟此皆典禮所徵不宜削略

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貢父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按此十月或九月之誤史記是年有後九月然近下中四年亦記十月于年終

七年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　先立皇后而後立太子與文帝故事異

中二年令諸侯王薨至大行奏謚誄策　策者初封及除官之策命注謂哀策者非

四年死罪欲腐者許之　以腐贖死是則異于使無罪幼童輕絶其世傷天地生物之和者矣

後二年令訾算十以上乃得官　董仲舒所謂選郎吏以富訾指此訾算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訾算爲郎耳

武帝紀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至請皆罷　自此乃一于儒術士始尙經學而揚于廷者有仲舒之對矣不可謂非衛綰之功也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　直筆

五年夏四月平原君薨　可不書于本紀

元光元年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　按仲舒傳謂州郡舉茂材孝廉自仲舒發之而是年十一月已有郡國各舉孝廉之令則仲舒對策當在元光之前此總舉其得人之著者言之

四年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　坐矯先帝詔非獨如師古所云黨灌夫也

元朔二年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元朔二年藩國始分然而不能絕淮南衡山之謀也

五年其令禮官勸學至學者益廣　其議本發于宏故先著詔書以章人君興起絕學之美而仍不沒其實焉

元狩元年丁卯立皇太子　因治淮南獄聞武安之謀故立太子

四年青至幕北圍單于至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　書功而必并言所喪戰士之多以見雖幸而勝得失僅足相償

所以爲良吏明年復書馬少亦以終前事也

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秦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此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其用同也

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注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按五年南越反楊僕始拜樓船將軍事在徙關之後以武帝之雄豈屑拓都畿費出臣下之家財乎應注出於流傳非實事也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是時刺史不常厥居至東漢始有治所顏注微誤劉昭續書郡國志注補謂傳車周流匪有定鎮者得之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史記儒林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可證茂之爲秀矣應劭所云避光武諱是也

秀才所由命名則出于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之文

太初元年。正歷以正月爲歲首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按旣曰正歷以正月爲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固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爲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更從識者質之贊有改正朔之文故師古云然

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　讁者獨非民乎而使二十萬衆暴骨異域其不喪而僅報虐子子孫幸耳

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從東方飛至敦煌則幾遍天下矣書其所見辭徵而顯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此籍馬爲伐宛也

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　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按服說

亦據溝洫志東海引鉅定之文葢不悟東海乃北海之訛
耳

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至何有加焉　但美其文德
而不及武功未始以不改恭儉一語見意可謂微而章矣
自蔚宗以下未能然也

昭帝紀始元二年以宗室毋在位者至辟彊守長樂衛尉
　此霍光之善亦足以閒執燕與廣陵之口

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至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稍
修文景之政天下所以復安

五年夏陽男子張延年至要斬　即成方遂兩書之以傳
疑也

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此事得禹貢甸
服之本意可視年之豐嗇時時施行也

四年毋收四年五年口賦　貢禹上書言古民無賦算口

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如淳所引漢儀注乃元帝以後之制也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按其實則二也踐更卽是代人卒更但以月計私得雇直過更則是總代人繇戍以歲計入輸戍邊三日之直于官官爲給與久住之人也蓋卒更卽古者田賦出兵之制戍邊三日則仿力役之制爲之雇更卽雇役之法所昉

贊承孝武奢侈餘敝至戶口減半　武帝之失因事著見所謂不溢美不隱惡也

宣帝紀皇太后歸長樂宮　宣帝秋七月卽位十一月太后乃歸長樂宮者懲昌邑前事也

本始元年詔內郡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師古曰中國爲

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爲外郡成帝時內郡舉方正北
邊二十二郡舉勇猛士按此爲兩得之今取士以文章而
爲緣邊設解額誤矣

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　於爲人後之恩有
加隆也

地節二年。通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至以傳奏其言
漢家氣象至宣帝復一變漸已任法不任人矣

侍中尚書功勞當遷至品式備具　久于其任則諸習故
事故品式備具也由此尚書權重人主得倚以裁決庶務
東漢政歸臺閣不任三公原于宣帝也

四年。詔曰父子之親至延尉以聞　此詔最得法意非前
人不知及此也蓋古者議事以制子首匿父母等固在所
原宥耳　父母匿子情雖同而卒若失于不教故坐之然
猶必上請將權衡其輕重以行法或直原宥之也

其令郡國歲上繫囚至課殿最以聞　今法監斃罪囚管
獄官有罰葢始于宣帝也
元康元年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至各二人　宣帝雖不
甚用儒然於通經者未嘗不加勸誘亦武帝家法也
二年聞古天子之名至其更諱詢　宣帝因人有以觸諱
犯罪者故更其名然則生而諱名前此已然疑起秦世也
三年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　平帝
元始元年始著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
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今彭祖特以賀舊恩得封葢從
來殊數也
四年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誣告人
與殺傷人同在不以老耄縱舍之科當時誣告之重如此
神爵元年朕之不明震於珍物　服虔曰震驚也蘇林曰
震動也按以震爲驚乃與下懼不能任之意協服說是

三年。起樂游苑　樂游苑猶景帝之德陽宮皆自作廟也徼眇時尤樂杜鄠之間故以杜東原爲初陵而以樂游名苑

甘露二年。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王者所客議中已發其端待以殊禮則恩自天子出耳

元帝紀。漢家自有制度至何足委任　德教不可不純俗儒不足委任宣元各有所偏或治或亂又非盡由所操之術其天資乃判智愚也

元紀初元三年。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至或進擢召見　陰陽月令發于魏相至此言陰陽者遂盛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光祿亦以此科第郎從官則周官宰夫正歲于宮中羣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小宰大宰之餘意也

稼秋罷　如說爲近稼秋罷不成文義

四年詔曰安土重遷至令明知之　法窮則變此詔得之

五年．頴川水出至士卒遣歸　此便民善政

建昭五年．方春農桑興至公卿其明察申勅之　此今法農忙停訟所始

贊吹洞簫　如注簫之無底者按王褒頌曰原夫簫幹之所生于江南之邱墟洞條暢而罕節標敷紛以扶踈是洞簫以一幹無節故得此名博雅謂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如注非也

自度曲被歌聲　從注中瓚說則度讀本音然班之文義先度而後被之于歌則應說爲諦也

貢薛韋匡迭爲宰相　顏師古以韋爲韋賢按韋賢爲相在昭宣之際則此應謂其子元成也

成帝紀宣帝愛之字曰太孫　漢諸帝高祖宣帝光武興

于民間以字著獻帝遜位字亦著焉唯成帝之字則以古無太孫之號宣帝以世嫡故特呼之亦傳爲字後世遂目世嫡皇孫曰太孫也

建始四年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于殿中 司隸校尉天子倚以清輦轂而中人得以殺之豈非祿去公室之兆乎

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 劉向校中秘書孟堅大書于帝紀尊經籍也

陽朔元年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王章不言爲王鳳所害于體例不能一也

鴻嘉四年被災害什四以上至思稱朕意 如此則雖遇凶災尚可不至流爲寇賊亦治標之善策

永始二年吏民以義收食貧民至萬錢以上一年 如此乃成國體安桓領下詔書討金受官則市賈矣且安桓爵

得至關內侯此亦不至甚濫也

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　建始二年罷雍五時至此始復而于後年總書之

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宣帝之葬至是三十六年矣以無繼嗣故出之也

綏和元年。詔曰朕承太祖鴻業至其立欣爲皇太子　以此詔文觀之哀帝背大宗顧私親其罪于是爲大因此傷元后之心奸臣煽惑借以竊權國之將亡未有不基于倫紀不立者其微則又自成帝昧夫婦判合之重賤者得以色升自貽絕嗣并及宗社也　永始元年五月封王莽爲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適相符會終成禍胎豈偶然哉

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　馮參有賢名而此時不固讓宜鄉之封他日傅太后修怨幾至覆宗亦自昧其幾也

以大司馬票騎大將軍根爲大司馬　票騎將軍疑不當有大字

贊　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謂有其容爽其德也

哀帝紀　田宅亡限至皆無得過三十頃　哀帝行限田之制本善王莽之行王田蓋務以祈勝而致不便于民也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漢制之失莫大于仕者不爲父母行服三年達禮于是爲廢其予寧者不過自卒至葬後三十六月而已哀帝既許博士弟子予寧三年何不推之旣仕者乎至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臨朝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至建光三年安帝親政宦豎不便復議斷之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延熹二年復斷之若公卿則終漢之祚不議行三年喪服也

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自此而王氏家施漸及民矣

二年．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　去定陶而直稱恭皇以太上皇爲比也

待詔夏賀良等至宜改元易號　張衡謂讖起哀平則夏賀良其漢人內學之祖歟

平帝紀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至不以小疵妨大材　此莽羅致屏棄不齒之人被以望外過恩使爲己用耳莽謂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者不以小疵妨大材曹操亦謂若必廉士而後用則齊桓其何以伯世篡賊所求往往必于其類以爲此屬皆計不反顧不得不奮劾嗚吠以圖富貴一時乃可惟我所使也

元始二年．諭說江湖賊至送家在所收事　收事猶今編入里甲當差

三年．立官稷及學官　自周衰學廢至王莽復天下皆立學　官稷似瓚說得之

五年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 至致教訓焉 時諸侯王皆同編戸民無足憚者然以十餘萬之衆慮諸劉相結起事故陰置其所厚黨於王氏斲喪公室者陰檢束之非教訓其人也

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 出媵妾歸家得嫁者莽欲階此奪孝平皇后之志賴其女賢耳凡奸人爲一善事亦必爲其私故可誅也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二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諸侯王表周公康叔建於魯衛至亦五侯九伯之地 左傳但言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非兼有其地蓋班氏誤也若魯衛各數伯里則以方計之耳

被竊鈇之言 竊鈇事必出諸子書注中應說近之而不詳顏乃迂謬

王子侯年表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 王孫畀侯則近屬無不分裂無復大藩之可懼矣

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 例正而嚴

號謚姓名 此姓字乃衍文蘇氏洵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加以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以戒權歸于下不思莽僞褒宗室居攝愈多班氏固云非正弗錄無在此表

者也況此表自孝昭以訖哀平前此者安能曲傳私說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　禮記武
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陸德明云黃
帝姓姬君奭其後也故燕齊並稱
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從其尤者亦非以三人
一人爲限注孟服二說皆失之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將帥受爵至續元功次云　以應
本約故亦謂之功臣表可續元功之次也元功卽指高惠
高后孝文功臣所謂以昭元功侯籍者也
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至是以別而
敘之　皆不應功臣本約不可續前二表之後故別之爲
恩澤也廣博言其濫
百官公卿表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
公　或說是諸侯執政之卿天子六卿大國三卿猶之大

國三軍半于天子之六軍也自秦漢皆沿諸侯之制

太尉秦官　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按宋時以太尉爲武官相呼通稱本應氏說

奉常秦官又均官都水兩長丞　都水屬太常治都以內之水故其官曰長山陵所在尤以流水爲急故太常有專責也

郎中令秦官至更名光祿勳　當從注中如淳說勳讀閽今閽越閒猶有此音下更中大夫爲光祿大夫亦以在宮門內耳

僕射秦官至有主射以督課之　僕射之義如此則已矣秦官不徵諸漢書乃反附會周制耶以射爲讀如夜音者尤謬

宗正秦官至更名宗伯　應劭曰周成王之時彤伯入爲宗正也師古曰彤伯爲宗伯不謂之宗正按宗正亦謂之

宗伯王莽緣此以改官名應說非無本但是後儒曲說與
周官不合故班氏斷爲秦官
中尉秦官至更名執金吾　崔豹古今注曰金吾棒也以
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近代言金吾者祖之明人呼錦衣衛
指揮使爲大金吾以所領官校御使中持此云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至舍人　庶子先馬舍人屬二傅則
賓友也
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　御羞與禁圃連
類而言則是出珍羞之地名如說在藍田者爲近不得如
師古指御宿川以當之也
越騎校尉掌越騎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晉灼曰
取其材力超越也按騎非越人所長似晉說是不當如師
古以下文川騎比例也
元朔五年不書列將軍　按此年長平侯衛青爲大將軍

不書脫漏於三劉後也

元狩三年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　按史記表湯爲御史大夫在二年此疑誤

古今人表　今人則褒貶具于書中雖云總備古今之略要其實欲人因古以知今也師古謂不表今人其書未畢故也恐非

而諸子頗言之至故博采焉　此班氏以史遷但考信六藝猶有疏略故復著此表存其大都雖百家所言不遺其人也

禮樂志壽何以不若高宗　師古注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然石經云肆高宗之享國百年如五行志劉向傳言高宗百年者非一

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　怨刺起人表注以爲懿王時

漢興樂家有制氏　服虔曰魯人也按周樂在魯故制氏

猶傳其聲律

周有房中樂　宋祁曰周上有曰字按有曰字爲是葢相傳唐山夫人云然而孟堅所見非周之舊特楚聲也與下曰本舜招舞也義同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　按武帝始立樂府此樂府令疑作大樂令

采詩夜誦　師古曰其言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誦也按夜誦與秘祝不同豈爲不可宣露哉下文云昏祠至明葢慮臨祭或以倦惰獲罪于天神地示故先教之夜誦以肄習樂童也

西顥含秀垂穎續舊不廢　續猶嗣續也不曰登新而曰續舊善言天地生物之心矣

元冥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　書所謂朔易者其義如此

丞相匡衡更定詩六章　詩甚凡鄙乃欲更定相如輩所
作不自量矣
天馬以下十章　天馬之歌雜以析酲之語臚于郊祀其
如樂何
景星空桑琴瑟結信成　空桑琴瑟見周禮大司樂夏至
祀地元所奏也
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至所爲發憤而增歎也
後之作史者於本朝制作能昌言以折其衷若此者罕矣
刑法志一同百里至是謂千乘之國　百乘千乘惟此及
康成注周禮爲審宋儒以百里出千乘後人并以十里出
百乘謬矣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至修武備云　七語中括盡一代
兵制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至帝王之極功也　此兼爲建武以

還悉罷郡國都尉之官罷材官樓船士歲時不講肄武備言之

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至用重典者也 志中雖序甫刑而無一言及于金贖蓋以唐虞之法止於官府學校鞭朴輕刑而又情法可議者穆王則五刑皆得罰鍰以免衰世斂法不可以訓故從剟略 而於蕭望之傳中駁難張敞之議致其意焉

勸趣農桑減省租賦 此平刑之本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二者實相爲表裏

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 主於平刑而又必得其人斯民實被其澤非徒爲寬柔姑息縱舍有罪而已

其減笞三百曰二百至畢一罪乃更人 隋行新律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行杖者不得易人枷杖大小皆有程式蓋亦本此 今行笞五則更一人宜禁止

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　選張釋之爲廷尉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大書治亂得失以爲法戒非獨文章照應之法

上罪梏拲而桎　卽所謂身親三木也

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　按今俗頗有此弊然盜得財而未傷人者戮參起意一人而流宥其餘尚得古人用刑之意專殺者必有報虐之陰禍不可不戒也

食貨志農民戶人已受田　周禮載師注引此作農民戶一人已受田脫一字則文義不可曉

庠序之興者移國學於少學　諸侯之國學爲少學不敢儗天子之太學也

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至令出而民利者也

以下不過戰國權宜之計又李悝末流也以術籠取富民使粟入於官錢歸於農苟便目前詭爲兩利數年之後爵

不足重富亦無餘雖修賣爵之令應者漸少至於裁價招民國體大壞又其窮也不得不趨丐奪而告緡鹽鐵之徒出矣洪範傳說有作爲姦詐以傷民財豈非晁氏作法於貪乎

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　爵罔及惡德可以入粟得之人主擅世之柄去矣況復入粟郡縣不顧其後乎以中鹽變易賣爵明制爲最善矣

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　誘民入粟而勿收其租豈非欲取故與朝三暮四之術乎是故漢文之除租不如三代之什一也

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至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　自高帝以來儉素之美至景帝稍改前此五六十年未嘗以天下爲樂也漢祚之長安得不差肩三代乎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固其變也　人人自愛以下管子

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也於是罔䟽而民富以下孟子所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之弊也禮義不明則淳厚之俗未幾而散故霸者之治易興亦易衰難以維持經久也

見稅什五　如今者計所收彼此均分與地賦重則有不止於此者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　以人輓犁似始於此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至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　此卽後代和糴所本

二年齊地饑至毋與民爭利　常平倉猶微寓損上益下之意何謂與民爭利此諸儒毀所不見耳穀石三百餘正爲常平法但行於邊郡關東未遍也

漢氏減輕田租至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　王莽亦仿董生之意而不度時宜行之過當遂擾天下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

鍾之臧臧繦千萬　上準平句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後能有藏蓄守字極有關係近刻脫下守準平句者失之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　此中即兼寓斂散民粟之術矣

公孫宏以宰相至然而無益於俗　奉已而不在民所以無益於俗也

益廣開置左右輔　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關開字誤也

式旣在位至上不說　卜式始進不正一旦更弦誰能聽之

不敢言輕賦法矣　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外擅取諸民以眥給所過軍也徐廣注云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此刻輕者傳寫誤也當改作經

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　元世祖不師此意而承襲趙宋之會子金源之交鈔亦不善變法矣

哉

樂語有五均　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其樂語之所本乎

郊祀志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師古曰宗宗人按宗人宗伯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

禋于六宗　師古以乾坤六子之說爲是按六子乃所畫之卦象豈可指爲六神乎天宗三地宗三則與下山川重複要之孟說爲長

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　史記作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也徐廣注貍一名不來

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　師古曰七十當爲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按漢書中當據史記刊正者甚多不止七十之爲十七也小顏當日多拘於俗師之傳未及博求

是正耳

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至不可勝數也　此一段是秦漢淫祀根柢亦此志之樞紐也

薄山者襄山也　襄山當從史記作衰山揚雄河東賦爪華蹈衰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　仲馮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北斗衍字也按參即曑字謂三辰也仲馮誤以參昴當之耳

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　無黑帝者秦自以水德當其一也

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　河決豈佳事而云水德之符乎

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作廟以祠五帝黷禮甚矣置賈生而用妄人無稽之說豈非不學之累乎

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　此人主自改元之始不祥莫大焉

古天子常以春解祠　解卽祓除也張晏說是

齊人少翁以方見上至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今人謬以少翁事為李少君誤始於長恨歌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至曰狩云　自改元已非而又阿諛附會之漢廷亦可謂無人哉

樂成侯登上書言欒大　按功臣表樂成侯為丁義元鼎五年大坐誣罔腰斬義亦坐言五利不道棄市此志作登互異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此天子女亦稱長公主以衛主妻大者令為親屬如大所言也

皆嘗鬺亨上帝鬼神　師古曰鬺亨一也鬺亨煮而祀也按鬺古烹飪字下亨乃古亨祀字也一之者非亨音香兩

反

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封君七千當如注中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爲地也又慮有斥其妄者故下文又有斷斬之說凡進邪術異端未有不欲假此以竊刑賞二柄者也

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遇　恐其言不驗被誅故遠其期於百餘歲即後言非少寬假神不來之意

其秋有星孛於東井至天其報德星云　以彗孛爲德星紀一時阿諛兼以明封禪無益也

明堂中有一殿至名曰昆侖　依古名而其制度之不經若此

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至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　後世郊祀之禮稍存古制者貢匡之所貽也

天地以王者爲主　此語乃參贊之本中庸之蘊也

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　梁晉秦荆之巫不當罷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至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以子政而
爲此言學固不可雜耶
莽遂崇鬼神淫祀至詳在其傳　以莽事終之者懼東京
之主有藉口法祖宗復爲武宣之淫祀俾其鑒於莽也
天文志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
水　今西人竊金之散氣一語謂雲漢者乃衆星所聚而
成固未必非然忘其本曰水四字遂目天河之說爲古人
之誤則又妄矣　孟康注水生於金一語亦失本義在地
成形莫大於水故聚精而成河漢之象耳凡星皆金散氣
何以上云其本曰人不曰其本曰水乎
長庚至天腥而見景星　天腥而見景星當屬下條
五行志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　天一生水水失其性則
五行由此皆亂其序列也

今高廟不當居遼東至於禮亦不當立　此貢禹匡衡罷諸廟所本

親親戚貴屬在諸侯至承天意之道也　此卽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者董子亦幾得禍以故言不可不愼也

劉歆以爲金石同類　此部子金生於石所本

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至通儒以爲違古制　五行傳本向歆故維毀廟之議

過河陽主作樂　河陽當如外戚傳作陽阿注家未及并此糾正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至欲以說下　此乃由臣下殺不時之象非爲行寬緩也

書序又曰　五行志已引書小序則孔傳乃眞西漢古書耶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與月同孝惠　孝惠時以十月爲歲首今食於夏正之四月雖變之大者月固不同也

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　言十二州者此最爲得之經師相承以爲十二州在禹治水之後不可通矣

厥田中下賦貞　師古注州第九賦亦正當也按賦乃與田正當不謂與州也鄭康成曰其賦中下其不曰同者避乃同之文

浮於淮泗達於河　河讀作菏說文菏字下注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兼引此志及禹貢之文則作河者乃寡學者因經文之譌而妄改也

滎波既豬　波史記作播是也後云泆爲滎非水名

東爲北江入於海　師古曰自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江

而入海史記注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道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按入震澤之語最爲謬妄顏氏刪去得之

錫土姓　師古注言封諸侯賜之土田因以爲姓按因以爲姓所謂以國爲姓也

攺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靑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　周禮注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靑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靑冀之北也無徐梁梁屬於雍猶幽并之屬於冀也

藪曰五湖　師古曰五湖在吳按具區在吳旣爲藪則五湖不專在吳明矣

京兆尹船司空　百官公卿表都司空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船旣司空所主兼有罰作船之徒役皆在此縣也

左馮翊高陵左輔都尉治　續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潘岳

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莽左馮翊治長安城中故左輔都尉治高陵也

太原郡 有家馬官 咸宣傳云衛青充使買馬河東太原家馬官其以此時置耶

河內郡溫 續書郡國志溫下注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孟堅不載豈爲此耶

陳留郡濟陽 莽曰濟前 光武生於濟陽官舍莽更名濟前其兆也

汝南郡慎陽 師古曰慎字本作滇音眞後誤爲慎耳今猶有眞邱眞陽縣字並單作眞知其音不改也闞駰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今合馬伏波傳觀之知小學壞於王莽之亂矣誤以水爲心亦或因汝南更有愼故

常山郡上曲陽 恒山北谷在西北 北谷即飛狐口後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

勃海郡南皮 莽以南皮爲迎河亭殆因書有同爲逆河之文故并以是名郡也

鄗 世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 禾成則秀莽之更名若兆之矣

平原郡阿陽 按外戚傳注當作陽阿傳寫誤也宋本監本亦誤阿陽

北海郡平壽 應劭曰古斟尋今斟城是按斟尋當在河南瓚說是也既云太康居斟尋桀亦居之安得無豫夏國之都乎應說因下斟縣而誤

琅邪郡柜 根艾水東入海莽曰祓同 根水經注作柜縣或以是得名縣西南有柜艾山莽曰祓同四字疑祓下注誤入柜下

丹楊郡丹楊 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 按左傳子革曰熊繹僻在荊山則云在枝江者近之蓋丹水之陽非此丹楊也班氏誤

黝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 按羅願新安小志蠻夷中蠻中乃率山之訛仍衍夷字

廣漢郡涪 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與酈氏道班注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互異疑有誤

巴郡墊江 墊許氏說文作褺從衣不從土此傳寫誤

朐忍 朐忍字書作胊䏰胊音蠢與顏異說文有朐字無胊字

金城郡 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 平紀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王莽遣中郎將平憲等持金幣誘羌豪良願等獻地為之非改金城故名也注疑有譌字特附見西海之名於此郡下耳

允吾　莽曰修遠允街　莽曰修遠　一郡不應有兩修遠疑注中有訛字允吾注修字監本乍刻爲食字豈飭字耶

五原郡西安陽　汝南有安陽故此加西代郡加東也後郡國志西安陽北有陰山注引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臨洮延袤萬里餘度河據陽山

漁陽郡雍奴　水經注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不流曰奴

元菟郡樂浪郡　武紀云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元菟臨屯眞番四郡今志但有二郡按昭帝始元五年夏罷儋耳眞番郡臨屯之罷不見於紀志但有二郡可以意推也

南海郡中宿　有洭浦官　官字疑當作關唐書地理志廣州湞陽縣西南有洭浦故關

日南郡比景　比疑讀爲背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

已下言身所庇也見水經注

趙國邯鄲　後書光武紀注云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則張晏注中衍一鄲字

中山國北新成　河南有新成故此加北

河間國　應劭曰在兩河之間按兩河當即指滹沱別河言之

長沙國攸鄗　訛以攸鄗二縣爲一脫音攸二字注直書攸作收北宋小字本上音收二字在音鈴下則皆孟注也

韓地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　若子上下草木鳥獸所謂儀百物也

燕地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　北新成屬中山國非涿郡

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雖仁賢之化亦以簡而嚴故

齊地號爲冠帶衣履天下　故漢三服官在齊其一在陳

留之襄邑

其中具五民云　賈於其地者多故有五方之民

吳地謂虞仲夷逸　師古注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然以論語叙述逸民之例求之夷逸自別爲一人

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　自下衍太伯二字

粵地其君禹後至云封於會稽　西漢會稽一郡吳越共之故前以會稽爲吳分此仍叙封於會稽明百越所始

溝洫志禹堙洪水　堙之者鯀耳

同爲迎河入於勃海　臣瓚注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按更注勃海者當在周定王五年河徙之時若始於元光二年則下不得云復禹舊迹矣

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　多鑿井則可以灌溉此法行之尤便易而有漸非若大役難興

也金史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規畫水田部民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爲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惜當時未及盡行平陽邳沂則仿井渠而有效者也然井非極深亦不能蓄水

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至不離此域　古說九河在沇之境不在冀東據沇有九河既道之文也然禹貢又言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大陸即今鉅鹿又迤而北其非沇境可知許商謂其三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者是也惟其北載之高地又分泄之使不盈溢則沇居下流可以無被泛溢故原本九河既道爲沇地降邱宅土之由乃互見之文施功實在冀州東北包舉於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句

之內耳 按杜佑通典以魏德滄三州屬古兗州舊疆則九河之地實在流境大陸又北於唐爲德滄二州於今爲河間府之地也

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 二語不愧明禹貢

蓋隄防之作至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丶商周行水皆法禹之智不立隄防

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至迺無水災 禹疏九河所以防猥盛放溢之患蓋以河復受東北諸水非一道所能容播之爲九則清濁可以分流即空下流近水之地勿爲官亭民室之意若入海則止由一道然後能括除成空而無貯淤之患故經云同爲逆河入於海此四人之說當合而用之乃盡治河之要而關並韓牧王橫三條考其實則止爲一說丶若能仿此意而行則河可免百年潰決之患至於入

海之道但當隨其所向專注一口開議者乃不廣其容水之匯徒欲多穿入海之空其毋乃兩失之乎　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此即近代刷沙之說所本也

藝文志於是建臧書之策　文選注載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宏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閒書積如山又曰尚書有靑絲編目錄即此所謂藏書之策也

易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隋書經籍志云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詩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　前叙六家齊詩止有后氏孫氏不及轅固按儒林傳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故傳皆本諸轅固也

禮周官經六篇　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按周禮天官凌人注引漢禮器制度賈公彥

疏云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惜乎不載七略故此志無稱焉

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注中韋顏說皆出於鄭康成禮運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宋儒朱子取注中瓚說以下文求之固皆謂儀禮也

春秋世本十五篇　古今人表權輿於世本

小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字書當以此六者部分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衆劾　今訛字必飭行蓋其遺意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　梁庾元威云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景純云豨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讖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先達何以安之今按此志止言七章則自八

以下或後人所附益元咸景純皆未覈論至此爾

墨家是以右鬼　如淳注右鬼謬甚

農家孔子曰所重民食　師古注誤以武爲湯

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　依托之書皆入小說弗爲弗滅斯舉衷矣

詩賦家上所自造賦二篇　上所自造賦不以冠趙幽王之上而介於壽王兒寬之中此漢人所以近古也

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　神農兵法一篇其今之握機乎

形法家山海經十三篇　山海經在形法家今作十八篇不知始於何時

經方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食禁周禮疏中作食藥

經方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食禁周禮疏中作食藥

不知始於何時

形法家山海經十三篇　山海經在形法家今作十八篇

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　神農兵法一篇其今之握機乎

之上而介於壽王見寶之中此漢人所以近古也

詩賦家上所自造賦二篇　上所自造賦不以冠楚幽王

滅斯華衰矣

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　依托之書皆入小說非爲非

農家孔子曰所重民食　師古注謂以此爲農

墨家是以右鬼　如淳注右鬼謂甚

以下或後入所附益元成以後雜書未數論至此爾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三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陳勝傳趙王將相相與謀曰至可以得志於天下 趙王將相與宋義之屬皆戰國之餘謀初無遠略所以皆敗死無成韓廣王燕又效尤武臣者也

今假王驕至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 田臧誅吳廣而敗項羽誅宋義而勝材固殊也

項籍傳迺教以兵法至又不肯竟 藝文志兵法形勢中有項王一篇而點布置陣如項籍軍高祖望而惡之葢治兵置陣是其所長故能力戰摧鋒而不足於權謀故其後往來奔命卒爲人乘其罷而蹈之所謂略知其意而不竟者也

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度河救鉅鹿至擊秦軍

疏云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借乎

經方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食禁周禮疏中作食藥
不知始於何時

形法家山海經十三篇　山海經在形法家今作十八篇

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　神農兵法一篇其今之據機乎

之上而介於壽王見寬之中此漢人所以近古也

詩賦家上所自造賦二篇　上所自造賦不以冠趙幽王
賦斯舉衷矣

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　依託之書皆入小說弗為典

農家孔子曰所重民食　師古注說以此為據

墨家是以右鬼　如淳注右鬼謂其
以下或後人所附益元成最新皆未數論至此爾

義門讀書記 第三卷 前漢書

長洲何焯屺瞻

陳勝傳·趙王將相相與謀曰 至 可以得志於天下　趙王將相與宋義之屬皆戰國之餘謀初無遠略所以皆敗死無成韓廣王燕又效尤武臣者也

今假王驕 至 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　田臧誅吳廣而敗項羽誅宋義而勝材固殊也

項籍傳·迺教以兵法 至 又不肯竟　蓺文志兵法形勢中有項王一篇而縣布置陣如項籍軍高祖望而惡之葢治兵置陣是其所長故能力戰摧鋒而不足於權謀故其後往來奔命卒爲人乘其罷而蹈之所謂略知其意而不竟者也

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度河救鉅鹿 至 擊秦軍

汙水上　鉅鹿之役與昆陽不同昆陽衆而不整天人交助致死一戰莽師奔潰鉅鹿則秦將習兵長圍先合當陽君蒲將軍雖小挫其鋒未有所損也若戰至九絶其甬道而後南北不能相救章邯畏縮王離偏敗始解鉅鹿之圍楚益進秦益却復大破之汙水乃降其二十萬衆克敵之難蓋亦古今僅見也　蘇角當是章邯裨將此役當合陳餘傳觀之楚人既連勝并破章邯於是諸侯亦皆縱兵擊秦乃虜王離也

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殺義帝予漢以東兵之端

於是田榮弟横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　田榮首難且連彭越横又繼之爲高祖驅除功莫先於齊也

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　至南從魯出胡陵　羽不急爭關中者以漢去彭城遠齊梁逼處也故擊田榮則留久而漢入彭城擊彭越則再行而漢破滎陽東驚西馳使漢得乘

其敝不知輕重先後故耳

迺爲高祖置太公其上 至羽從之 此事獨見之羽傳得體

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 羽受命懷王救趙時以魯公爲次將被以魯公號正以正楚君臣之分終擊楚之弑義帝者之實也

陳餘傳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 徙民夷城恐兵去而還復爲趙守也

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高祖嘗從耳遊高午故等夷客也是以怒

田儋傳還攻殺濟北王安 項羽傳云彭越擊殺濟北王安誤也此云榮還攻殺安與異姓諸侯王表同彭越傳亦止云下濟陰以擊楚

韓王信傳 楚漢春秋韓王本名信都見史通按信都之

信與申同然則當讀爲平聲與淮陰侯名異也小顏功臣表留侯下亦引之

增世貴至不能有所建明　處平世事英主大抵用此術蓋又張安世之次也

韓信傳請言項王爲人也至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韓信用兵古今無及者然不過知彼己耳

不聽廣武君策至乃敢引兵遂下　或問使陳餘果用廣武君策信必不敢遂下將如何曰留張耳以牽綴之東兵取燕繞出其左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至立漢赤幟二千　此即廣武君兵法用之於對陣者也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

古今不出此語

彭越傳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擅將兵者

雖拜越爲魏相國不使受魏豹節度得自主兵也

黥布傳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　布兵既破乃間行歸漢今方全有淮南南面稱孤安得預要之杖劍歸漢劉氏寓言之疑爲不徒也

吳王濞傳方今爲將軍計至破吳必矣　鄧都尉之謀即師高祖破黥布之餘智唯以梁委吳則因乎當日之事勢也

楚元王交傳常爲穆生設醴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按醴在周禮六飲中黍粥也與酒異不用麴也

德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　起居無狀即丁外人私侍蓋主事中冓之醜故御史劾以誹謗

向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　鑄作黃金不成與鑄僞

金者殊科吏誤當之也

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　此向字當作更生史駮文

下太傅葦玄成至更生坐免爲庶人　貢公共劾更生亦

平生之累

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　飛龍以喻賢人師古以爲聖

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此後儒釋經之固

亦非向引易本意

歆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儒林傳漢興梁太傅賈誼

修左氏春秋傳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歆欲建立左

氏春秋是以推賈生

外內相應　內謂陳發秘藏外謂民間桓公貫公庸生遺

學

以陷於文吏之議　脅以吏議則反淺矣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至後事皆在莽傳　載其改名

於哀帝之時所以見歆樂禍非望素不能乃心王室卒爲王莽所殺不得以佯愚忍垢志存匡復爲解也

贊劉氏鴻範論至古之益友與　多聞指上鴻範論七略三統歷譜言山陵之戒指明梓柱則加以直諒也於今察之謂赤眉之亂無不被發七略三統并子歆所著連類舉之而獨申言向之直諒則褒貶亦具其中矣

季布傳布果大怒待曹邱至布乃大說　旣爲俠則其交必雜此曹邱所以卒容於季布也

布弟季心至聞關中　漢初游俠之盛季布袁盎扇之也自田竇傀敗公卿不敢致賓客遂多閭里之魁矣

欒布傳於是嘗有德厚報之至號曰欒公社　至於燕齊之間皆爲立社則其爲政必有過人者不忘恩怨乃小疵也

田叔傳叔爲漢中守十餘年　欒布再爲燕相田叔守漢

中孟舒守雲中皆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休息也

贊及至困厄至其畫無俚之至耳　季布能死則君臣之義震耀於千載之下區區爲一時名將何足以方之槩以婢妾賤人者是讀論語而未明孔子之本意者也

蕭何傳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迺給泗水卒史　以乃字觀之則何因事辨乃得由縣主吏掾給郡卒史也

何進韓信至使給軍食　進韓信是謂致賢塡撫該養民之事諭告使給軍食則收用之事也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　史記作發蹤洪景伯隸釋引漢碑多以縱爲蹤辨顏注爲非

曹參傳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居敬而行簡儒者何嘗不清淨乎

擇郡國吏至卽召除爲丞相史　謹厚長者其爲治乃能

務與秦吏相反年又長大非唯歷事多其人親受秦法酷烈之害必事事思順民情與之休息也

贊何以信謹守管籥　鄧文終侯以信謹武鄉忠武侯以謹慎一代宗臣之家法也

張良傳東見倉海君　注中晉灼以爲海神可備詩料乃因老父爲黄石復詭倉海君是海神也

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沛公後以陳豨將爲易與猶良故智也

漢王下馬踞案而問曰至楚可破也　固陵之議權輿於下邑矣

因舉燕代齊趙　代宋大字本亦誤作伐此顯誤非班馬異同處當刊正

酈生曰昔湯伐桀至楚必斂衽而朝　此項羽之所以敗者所謂老生之常談也自齊桓晉文以來已四百年豈有

拘守此轍有混一之規反紛紛樹兵乎

周勃傳上廢栗太子亞父固爭之至卽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乎　亞父非唯真將軍乃真宰相也

樊噲傳從擊秦車騎壤東　此秦字當爲雍史駮文

酈商傳沛公爲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此復云賜商爵信成君當卽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也

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按外戚傳武帝卽位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則當如監本汪本無姊字爲與注合寄欲取之葢臧兒更嫁田氏而復寡之時時武帝立爲皇太子已三年矣

周昌傳初趙堯旣代周昌爲御史大夫至迺抵堯罪　趙堯擠昌而代之位自以至巧不知其禍乃伏於此所以爲刀筆吏之智哉

酈食其傳臣聞其下迺有臧粟甚多　聞之中州人云秦

人因土山窖粟其下不與今他處倉廩等故曰闢其下乃
有藏粟
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　此似後人依托之語杜太行
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漢已虜魏王豹禽趙歇
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用復杜太行之道以示諸侯形
勢乎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北窺無事距
守壺關近太行之道何用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闊
遠
婁敬傳迺營成周都雒　至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周公
營洛止以爲朝會諸侯之區非遂居之也則道里均之說
長無德易亡不欲阻險乃後世儒生推測聖人之過周公
本意夫豈然哉然言此於高帝之前著都洛之非便則易
以入耳矣
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至　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至武帝乃使衛青奪取其地爲朔方郡
叔孫通傳號稷嗣君　稷嗣君當謂如六國時稷下也注
中張晏說非高紀載孟康注以爲邑名者亦非獨徐廣注
史記得之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此言亦未可盡非
淮南厲王傳大王欲屬國爲布衣　屬國當謂傳國於子
息夫躬傳方今丞相王嘉至何益禍敗之至哉　此眞妖
言横議非所謂憂盛世而危明主者比
游矌迴兮反亡期　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非也乃高
衆遠遊不復反顧之意觀上撫神龍之文可見班史所謂
如其文者指上究頸折翼若爲其萌兆耳
萬石君石奮傳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至
上史記有吏字若一時有十三人爲二千石不慶安得全
周仁傳溺袴期爲不潔清　爲郎中令侍中不敢溺乃爲

小袴以藉慎之至也
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至何必懷此都也　但以自
譬則皆追傷屈子之辭耳當從李注顏說贅矣史記故作
辜文義尤明般者盤桓不去謂未能遠乎濁世即下懷此
都也當從蘇音作槃
病非徒瘇也至䟽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　如此則數傳
之後文帝子孫亦曰䟽矣又將發憤於䟽戾乎數言似昧
大體　惠王當作哀王文帝元年齊哀王襄子文王則嗣
故曰今之王者兄子之子若惠王乃文帝親兄也前人皆
不覺其誤　通鑑惠王下有之子二字正與前親兄之子
句相應刊本脫誤耳
爰盎傳陛下居代時至故病死　盎之所言縱横抑揚雖
黃在口所謂佞人亂義者也
郎署長布席　郎署長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必天

子幸署也如淳注恐非

亡何　猶言亡問也對上刻治句

吳楚反聞亟宜知其計謀　是時不直錯者必已多矣及

反聞既至錯不亟亟籌兵食進賢智乃先事私仇此固舉

朝之所切齒也太史公曰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

反以亡軀可謂切而中矣

公幸有親吾不足累公　益艱嶮中有此語人所以爭爲

死

適之棓生所問古　秦時棓生景帝時猶以術自食

鼂錯傳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　爲將者

必先使卒服習器用利而後其兵可用今反先言得地形

者蓋當文帝之時去創業未遠沿邊之郡士皆習戰特不

知險易與備故中國長技雖多而不能以長制短皆昧於

地形使之然耳得地形則險易與備者可講盡中國士卒

器用之長匈奴惟我所制矣此巧拙之門所以首論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 至有背畔之心 恐文帝懲秦戍卒
創亂不敢徙民實塞下故先將秦所以致亂之故分疏明
白然後議者不得而撓之也
以計為之也 計為之言自計亦為利而願為之也
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 盎堅益亦不
滿斯對言誼已死者所謂無豪易高也
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 錯此舉亢而疎其不敗幸矣
學刑名而不先自律於無過耶
誠令吳得豪桀 至 故相誘以亂 當文景澤被海內之時
而反誠豪傑所必不為盎言卯大計非徒一時為訣以投
主意
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 至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即叙
鄧公語為斷案

公卿言鄧先　張恢生史記作張恢先則師古以鄧先爲先生者是也

汲黯傳至如見黯至其見敬禮如此　自爲太子洗馬郎以莊見憚帝固已信之於素矣非精誠無以得此於君臣之際也

公爲正卿至而公以此無種矣　紛更高帝寬大之約束而以嚴急苛細繩天下使民犯刑不已迫而爲盜故罵爲當門誅無種也

大將軍青既益尊至遇黯加於平日　武帝元舅猶爲揖客況大將軍以后弟暴貴乎此亦非如袁盎之徒色莊以取名一朝故衛青敬信之也

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爲淮陽太守　懼梁楚之間有變以黯鎮定之耳此固重寄也

貫山傳又爲阿房之殿　阿房注中後一說近是然史記

始皇本紀云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并近也之解爲贅其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

鄒陽傳懸衡天下　注中如淳說正與下句詞義相屬宜從之

然則軻湛七族　監本亦無荆字以注尋之是也不必以史記添補

齊人公孫獲謂濟北王曰至徙封於淄川　公孫獲事與鄒陽相似牽連書之

枚乘傳禍生有胎至先其未形也　時吳王初怨望故以禍生有胎言之漸靡使然若所欲爲而長禍胎者也據其未生先其未形變所欲爲而絶禍胎者也石稱丈量則深計得失之全言請侯反天子從逆必凶不可區區較量形勢利鈍當舉其全以論之乃其間轉禍爲福之道也

枚乘復說吳生王願大王孰察焉　前篇儒者之文此作
迺別高下劉敞以爲後人以吳事寓言是也
皐奏賦以戒終皐爲賦善於朔也　奏賦戒終有詩人之
則非徒俳倡嫚戲也故云善於朔
路溫舒傳廷尉光以治詔獄　按百官公卿表元鳳六年
廷尉李光注云解光誤也解光成哀間人仕至司隸校尉
亦非廷尉也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霍光既擢上
官之後頗峻刑罰廷尉王平坐縱不道下獄棄市所謂宜
改前世之失者溫舒不敢斥言故以秦失尚存立論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皆隱以譏切昭帝時事也當以杜延
年黃霸傳中語參觀之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霍山言諸儒生喜狂說妄言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則所謂除誹謗以招切言者亦

反霍氏之政也

温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建武永平吏事深刻故班生有味長君之言著其後稱後又於贊辭致意也

田蚡傳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至而免丞相嬰持之太迫往往難作此亦沾沾自喜之效也

而嬰失竇太后至諸公稍自引而怠驁　一念所激相䝉致禍此自喜多易不知時變而妄動之鑒也

灌夫傳夫不好文學至横潁川　以夫所行雖廉潔無玷猶將不免況自蹈於法所必取乎

兩人相爲引重至恨相知之晩　嬰與夫以氣合亦勢交也雖無田蚡二人他日或偕復得志轉以爭權利相傾軋耳

夫愈益怒至語侵之　不以服解前何恭遝怒且侵之後何倨進退無據欲爲好而反致郤與魏其之强夫往賀一

也

魏其子嘗殺人 至 由此大怒 嘗讓相位又活其子田於何有不饜其欲耶當此時魏其特恥於以勢奪之乃其身固未能超然於勢利之外則因所處盛衰以爲屈伸者所以自保而待彼之衰也惜其慕儒術之粗不學黄老耳

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安國行五百金於蚡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已

劾繫都司空 嬰外家故繫宗正屬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 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 至 欲殺之竟死 史記注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司馬貞曰按武帝四年三月蚡薨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按是時雖以十月爲正月然未嘗改時故紀書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續書云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是此傳但誤以四年爲五年

其云十月十二月皆是也司馬貞之勘校審矣
迎安霸上謂安曰 至 厚遺金錢財物 蚡爲太尉多受諸
侯王金私與交通其罪大矣然安之入朝在建元二年武
帝卽位之初雖未有太子而春秋鼎盛康强無疾身又外
戚非王誰立之言狂惑所不應有疑惡蚡者從而加之
韓安國傳從行則追爵 至 人馬乏食 此老謀而深見兵
勢之語
安國爲人多大略 至 皆廉士賢於已者 唯其素貪故捐
廉恥而以五百金遺田蚡也其能舉廉士殆亦因當世所
取舍耳
安國旣斥疏 至 會其病卒 安國將相而顛墜壺遂亦將
相而病卒事適符合故於安國傳末終言之亦悲其命也
深中謂存心深厚
贊然嬰不知時變 至 待時而發 太史公旣云皆以外戚

宜復申之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其區分兩人賢不肖尤核

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實事求是　四字是讀書窮理之要

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凡經獻王皆立博士此二者以王朝未立其學故特著之也博士謂毛公貫公

王身端行治至宜謚曰獻王　獻王策謚之辭裒崇若此五宗世家注中杜業之語知其無稽

後元怒少史留貴　少史即少使外戚傳有長使少使主供使者

中山靖王勝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一篇　此對疑亦文士寓言非當日辭令也

李廣傳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至恐亡之　昆邪乃

可謂愛材矣按公孫賀傳北地義渠人賀其孫也

廣請覇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以此事觀之廣之器量固不過終於偏裨矣

故怒形則千里竦至數歲不入界　怒形則千里竦言當使敵國畏之如是報忿除害報溢邊之忿而大創以除民害責其立功自贖毋徒謝罪非謂素有嫌怨者不妨殺之以快忿也及匈奴數年不入右北平則功亦多矣故武帝遂不復問斬尉事

廣出獵至終不能入矣　呂覽精通篇云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與此相類豈世因廣之善射而造爲此事以加之歟段成式亦已疑之

以爲李廣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是孟說仍音所角反則讀數爲本字者非

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　按廣失道非喪師也軍曲

折上衍失字史記無後見白廷玉湛淵靜語與予意同

李蔡以丞相 至當下獄自殺 先叙李蔡而後終李敢事

李陵傳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以圖爲信也浚稽山出居延行三十日始至程大昌北邊備對引應劭云在武威塞北踈矣

軍居兩山間 上云東西浚稽故云居兩山間

期至遮虜鄣者相待 遮虜鄣在居延

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 至母弟妻子皆伏誅 史記云匈奴單于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與此先後不同

蘇武傳其冬丁令盜武牛羊 衛律爲丁令王使人盜之以困武冀其終降以分謗也

王必欲降武 時陵爲右校王故因其稱

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　士未有不廉而能著節者也

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至　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陵之降則書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媿武傳末則係以圖畫形貌列於方叔召虎其爲勸懲也至矣

自丞相黃霸　至　以此知其選矣　極淋漓之趣

衛青傳靑至籠城　至　惟靑賜爵關內侯　以深入故首虜不多得賜爵

明年靑復出雲中　至　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出雲中則若向單于庭者忽西至隴西攻其無備所以遂取河南地也劉敬傳云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攻瑕紓患是役爲得勝算矣

令靑將三萬騎出高闕　至　即軍中拜靑爲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怨漢兵侵奪其河南地數侵擾朔方此出專以擊

走右賢王終前功也　前出雲中而忽西焉知不出朔方而忽東乎亦令兩將軍出右北平者綴單于疑右賢王也不著兩將軍功罪未嘗使深入故

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　至　犇降單于　趙信爲前行雖與右將軍并兵後繼未至故衆寡不敵而敗

閎安曰不然　至　不當斬　閎安議是

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　至　不亦可乎　青語固保身之法於將略則非也將但當明功罪所歸使建果當斬何嫌於專戮乎

霍去病傳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　將字衍史記無之

是歲失兩將軍　至　青賜千金　於此傳中終青與蘇建事

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　至　所殺亦過當　兵勢分則易敗是役票騎西出北地幸士馬精故得無敗然詔書稱其能舍服知成而止則不過疾略遄反非能有力戰之功

也東出者爲左賢王所圍雖名將幾沒匈奴中矣

去病乃馳入至盡將其衆度河　此舉實有膽智生平之功最大

去病始爲出定襄至令青出定襄　代郡雲中皆直單于庭大將軍出定襄反遇單于者時單于度幕遠徙非故所居地李廣傳云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故與始時捕虜所傳者不同是役若二將合兵票騎率力戰深入之士窮追則單于敗散之餘幾可獲矣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此五千騎乃遊軍也

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至西北馳去　時單于止以精兵待幕北與漢兵多少不相當漢又未罷戰必不利漢已縱左右翼繞之不去必爲所取故冒闇走也

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　云得匈奴積粟食軍明所齎糧亦已盡故留一日即還此不能深入久留之驗

也下詔書言票騎之功亦云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蓋絕幕深入車重必不相及輕齎有幾其得敵糧乃所謂天幸不困絕耳後之行師者愼無自犯此敗危之道哉

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　靑出塞千餘里追單于又二百餘里而歸而去病出塞二千餘里由力戰深入之士皆屬之也

兩軍之出塞至不滿三萬匹　票騎太深入則東軍馬死且盡也　書馬死之多所亡士衆可以意求此史家隱顯互見之辭也上文固云殺傷大當

然於天下未有稱也　大將軍將略以伍被所荅淮南王問參觀乃備不可獨據於天下未有稱之語此卽出太史公淮南衡山列傳也

起冢象廬山云　廬山當作盧山匈奴傳揚雄上書曰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注盧山匈奴中山也以上

文象祁連山例之自明

趙破奴傳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　戾太子傳太子未斬江充衛伉先坐巫蠱死

贊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　至何與招士　此言得之其言主父偃滅宜於上乃在名位未盛之時也武帝雄猜拔擢一人必欲恩自已出丞相猶不敢荐士況為將握兵者乎

董仲舒傳下帷講誦　至非禮不行　可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有漢一代醇儒矣

永惟萬事之統　統紀也總也注釋為緒者非此處本意觀第三策中統紀不終之語可見

春秋深探其本　至而王道終矣　治亂興廢在已而德教之被又必有序得其本而善推之則災異息而受命之符自至先王所由以適於治盡乎此也

設誠於內而致行之　不誠無物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必

無冀也當與汲直之語參觀

選郎吏又以富訾　漢初訾十筭以上乃得官景帝後二年更令訾筭四得官詳見景紀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至可得而官使也　上所謂英俊乃能明王道輔世長民者也養之不可不素此吏民之賢者以儲郡守縣令之材承流宣化者也求之不可不廣

蓋聞善言天者至必有驗於今　四語荀卿性惡篇之文

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至然後謂之君子　此數語於致知立志居敬力行無所不包

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董子所謂知命以天命之性言之

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　昭烈遺戒其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其天資之美合乎此矣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文致謂文敝之極也然致字屬下

句讀貢父希元之說並同似宜從之

夫天亦有所分予 至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 上之人去其好利之心以爲立教之本所謂正心以正朝廷當世之務孰先於此此武帝所當虛心以攺去其多欲而後仁義可施者也其上言正百官以正萬民猶孔子對哀公言在下位之意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 至安能避罪 平準書酷吏傳相爲表裏始終數語該之矣

今師異道 至民知所從矣 謂放黜黃老申韓之說而專以仁誼教化爲治也 揚子法言反覆數千言不出此數句

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 公孫宏傳少爲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贊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劉歆末路

披猖班氏恐言以人廢故復以龔所論定者佐之

義門讀書記第三卷 前漢書 列傳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四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司馬相如傳分上下卷　小顏以注文繁多分爲上下二卷非班書本然也宋儒作一人行狀有上下二卷爲失據矣惟食貨志小顏無注然亦似非班書舊次云

以訾爲郎　訾郎猶今擇有身家之人非入粟拜爵之比漢初得官皆由訾算有市籍者亦不得官也郎官宿衞親近欲其有所顧籍重於犯法

迺令文君當盧　當字作對字釋之爲長顏說非也

長卿故倦游　倦游注意言所遊之多今人以怠且病解之誤矣

下屬江河　文頴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按今吳諺水無大小皆謂之河非獨冀

州方言然矣

於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　陽雲按孟注當從文選作雲陽此本對以雲夢之事也

游孟諸　縱言之耳非必屬齊也文注誤

東注太湖　太湖恐當闕疑未必如郭璞所謂震澤也

箴疵鵁盧群浮乎其上　張揖注盧白雉也按盧是黑色安得反爲白非獨雉不浮也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按奉轡參乘皆指乘輿而言則文穎注所言四校爲得之矣

便嬛繛約　師古曰繛音綽按綽卽繛之省何云借音

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萬乘之所侈謂天子猶自謂此太奢侈者也文選無所字非也

逡巡避席　席選作廗爲是此賦多古字也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　至　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

旣得伸其使指又不重以驚恐則國體無損民怨亦徐弭矣

卭筰冉駹者近蜀至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　前檄爲天子文過宣諭之體不得不然也何復爲此以長君惡耶

漢興七十有八載全篇　此篇仍賦頌之體較之前檄爲辭勝事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附附益之也割齊民謂賂以巴蜀吏幣物

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巴蜀本禹貢梁州之域豈徼外耶

昔者洪水沸出至聲稱浹乎于兹　禹之治水爲民除患也武之通道爲民生患也可引以爲解乎以禹爲堙水者始自相如而孟堅仍之

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親親仁民仁民愛物斯能兼容并包矣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斯能參天貳地矣非不務德而勤遠略也

將博恩廣施至得燿乎光明　近似有理然此堯舜猶病諸矣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　揚子謂勸百諷一果然抑其所謂終於佚樂者方且導以封禪之侈心萬乘豫遊民間困於供賦又有飾太平之容增逃亡自賊殺之實者此浮華文士不可使在人主左右也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　其勸人主通道蠻夷不過以眩燿臨邛富人復分其財所過縣道迫脅長吏多受金耳父母之邦勞弊數萬生民之命於相如何有哉漢廷文士嚴助首開用兵之端卒以罪棄市相如以多病避事得免於禍幸矣

且夫淸道而後行 至臣竊爲陛下不取 諫書正須若此平易可曉推之遠則其辭支而聽者厭矣

招翠黃乘龍於沼 翠黃當如孟說作乘黃言黃帝孔甲之乘黃乘龍皆歸池沼也

相如既卒 至求其尤者公卿者云 傳遂終言其事固不悟封禪之非而直以爲惟此盛典皆發自相如也 史通云馬卿爲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班氏仍舊更無改作固於揚馬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其例不純按傳中終言相如卒後之事則非止錄自敘也

贊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 推見至隱言由人事之見著者推而至於天道之隱微也李注失之然近人讀見爲本字則去之彌遠矣

揚雄以爲靡麗之賦至不已戲乎 此揚子篤論蓋其意

雖主諷而鋪陳侈蕩不知所裁則中人駭悅其辭反溺其指希不隣於勸矣上林之作不若諫獵之爲盐也然虛詞濫說之中亦寓諷焉揚子甘泉上比於帝室紫宮以爲此非人力黨鬼神其可是已

公孫宏傳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雜說雜家之說兼儒墨合名法者也藝文志亦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以宏所對智者術之原也一條味之其學蓋出於雜家則此雜說非春秋經師之雜說也

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若云天文地理之變惟人事足以救之則統紀之所在明矣

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　宏號以儒進然所以當上意者習文法吏事乃少爲獄吏力也

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至以順上指　他人先發而推其後則先以他人試上之喜怒背約則上盡踈他人而獨

親己此巧佞之尤者也
宏爲人談笑多聞　多聞由於學雜說
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宏誠中宏之病
此語亦自處於長者而陰目黯以險薄也賴黯素以直著
故雖賢宏亦不因此憎黯爾韓大夫所以教武安侯皆此
術
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宏起儒生地
遠而族寡延賓之事足以潤色太平不爲人主所忌故行
之無惡衞霍后戚又立大功則不得不以竇灌爲懲亦各
因其勢也　閤東向所以爲敬今人多昧其本意者衙門
之迎賓館則猶仍此制也或反以官職尊重不見於館由
當庭入中門爲榮昧之甚者矣
自以爲無功而封侯至避賢者路　安輕宏至有發蒙振
落之語當日治其獄無有不聞於上者惶恐避位蓋亦非

得已也

漢興以來至食邑三百戶　此詔乃莽借宏以自褒大耳史家不探其隱而錄之

卜式傳此非人情至願陛下勿許　宏言是也式屢以此術嘗漢武漢武再布告天下而莫有應者於是告緡之禍作矣凡事足以動人主釣名譽官位便於己而難以概人人使禍機由此發者居大臣之位皆當遏其萌芽毋使一人得志而困苦天下

式曰非獨羊也至欲試使治民　式至是因牧以露奇欲假助邊以求官之始志顯矣

齊相雅行躬耕至不爲利惑　式反覆任術愚其主以財釣取高位其差賢者內行之素而已

式既在位至上由是不說式　天下豈有始以人財結人主知一朝能自罷此利孔者乎式果有才智思顯方其始

舍田牧而以爲吏進如黃霸所由可也

式又不習文章　文章謂文物典章稽古以立文垂訓者
也

兒寬傳寬既治民勸農桑至吏民大信愛之　寬當入循
吏傳封禪事於郊祀志詳之可也

定水令以廣溉田　名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本之兒大
夫也

張湯傳湯決大獄欲傅古義　律令一定欲借古義以上
下其手使人畏且感之耳非佳事也

所治即豪至上裁察　獄一不平即爲酷吏豪者必失入
羸弱必失出後世廉直之人用心偶偏有不自知其蹈湯
之謬者矣

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至多此類　此守法非巧排

寵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按鹽鐵出於宏羊

告緡出於楊可然非倚湯不能取信於天子以酷虐助而成之故惡皆歸之湯

臣固愚忠至臣固知湯之爲詐忠　不論其以酷逢君之貪使天下騷動乃言前此治反者過當誠愚儒寡要之談也彼徒見䶵錯常以此死不知言此適增武帝倚信湯耳

趙王求湯陰事至疑與爲大姦　趙王彭祖至陷御史大夫於死豈惟國中相二千石無能滿三歲輒以罪去而已

被惡言而死　惡言謂分田信所居物

張安世傳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　即擢爲令武帝眞能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至遠權勢如此　宣帝尤多忌不欲權在臣下觀趙充國傳始亦嘗不快上故務爲畏謹抑退求自免也

欲封其冢爲恩德侯　以封侯告墓故曰封其冢

上曰吾自爲掖庭令　至不敢復言　張賀初欲以女孫妻宣帝安世禁止之帝初即位稱安世爲是以慰其心也及深辭賀封帝乃有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之言則安世亦必有慙懼於前事者故不敢復言耳

然身衣弋綈　至富於大將軍光　儉以養其福勤以遏其淫如是善矣纖微必殖則近於鄙而不可爲也學子孺者當知所裁富過於光亦足致禍曹洪可鑒也

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　此舊臣有名德者所以可貴宣帝之識偉矣

謚曰敬侯　張氏兄弟不愧易名

贊馮商稱張湯之先　至故闕焉　班史之闕疑如此

杜周傳後爲執金吾　至遷爲御史大夫　桑宏羊謀反在昭帝元鳳元年此于逐捕桑宏羊疑有誤史漢並同注家亦無及之者恐因延年首發上官桀父子大姦并誤以周

爲逐捕宏羊也

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　褚先生書田仁事云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當史遷作酷吏傳時未覩其終班氏遂仍之爾天之報虐無或爽也

杜延年傳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　至皆論棄市

廷尉少府議是光以此殺守法之吏以快餘憤雖無妻顯殺后之罪有以知其不能福流累葉矣

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　至皆自延年發之　延年有撥亂反治之功非張安世所及

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　至削戶二千　此魏相引繩排根之過延年所以不相隨坐者賴仲子佗早與宣帝愛善首定策耳

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　治郡不進者以霍
氏舊人自託於無能也
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　凡居外十餘年始徵又以丙
吉遺言薦于定國杜延年陳萬年故也
謚曰敬侯　延年安世同謚可知猜嫌之會惟敬可免
緩輙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　延年不絕賂遺
未革昏風緩此舉足以爲保家之主矣與張氏之有臨一
也
杜欽傳惟陛下正后妾至咎異何足消滅　其言要亦深
中成帝之病杜欽雖在大將軍莫府然初無邪謀未可遽
於吹索也
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　欽爲野王奏記王鳳不
見聽語在馮奉世傳野王以京兆尹王章薦以代鳳鳳風
御史中丞劾之欽之救解亦爲王氏補過也

欽令鳳上疏謝罪至鳳復起視事　如鳳由此遂退亦王氏之福也欽前既進戒於鳳豈未知其人復勸其固位哉至京兆尹寃死欽雖欲彌縫無可柰何矣

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至疑惑著明　粉飾虛美遂爲王氏歷世欺誣之術章既死誰復敢言元舅乎僅得一踈遠之梅福而亦卒不許其假軺傳詣行在所也竟何補哉

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　書從長所搜得則未致之業也安得便以聽請奏免

遣使者毛莫如考驗　毛莫如當作屯莫如後李尋傳同

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至幾爲姦臣笑　此因哀帝素惡王氏之專故爲此奏與請爲恭王立廟同耳觀其所薦者朱博可以得其情矣

贊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　自謂唐杜苗裔史家之微

辭也盖謂推其故而不得

張騫傳誠得而以義屬之 至 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 纂虚名被實禍由來爲此數言致敗亡者多矣

後二年騫爲衛尉 至 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序此見漢武通西域本不爲共擊匈奴騫以失職要功逢迎成之復置大夏而通烏孫其勞費遂與西京相終始焉

誠以此時厚賂烏孫 至 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騫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指招烏孫居祁連敦煌間故地而言

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於道中騫得便宜遣其副也

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 至 外國由是信之 西域之開自騫導之故於其傳終言漢武以兒戲敝中國以深著其罪也

予節 至 以廣其道 如此則生事外夷無所不至矣

李廣利傳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　讀之使人悲歎張騫之罪不下江充也

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將字衍文如注强爲之說耳下同

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　六萬人生還者萬餘人馬三萬匹還者千餘匹牛十萬驢橐駝萬數皆無一存者其所得則善馬數十匹而已豈不痛哉

後行非乏食至以此物故者衆　亦非獨將吏不愛士卒以侵牟物故絕域往返死者必衆西域傳所載杜欽語得之矣

迺下詔曰匈奴爲害久矣至畢陳於闕　前張騫傳中云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所以爲此詔起本深明其事不實而兵爲得已也　使是歲積雪則六萬人之歸者能什一乎

贊禹本紀言河出昆侖　至惡睹所謂昆侖者乎　昆侖析支亦禹貢所載山川不容以為無有但不如禹本紀所言耳日月所相避隱近佛氏須彌山之說

司馬遷傳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正當宣王之時已失典司天地之守故僅以時王所命之官別為司馬氏也

天歷始改　謂自此初用夏正也

春秋文成數萬　史記裴駰注云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云其說得之

故易曰差以豪氂謬以千里　禮記經解篇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則非獨易緯有之孔氏正義以為繫辭之文固無明據小顏於此直云易家別說亦未盡也

十年而遭李陵之禍　十年史記作七年徐廣注曰天漢三年作七爲是

漢興蕭何次律令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又叙當代文獻足徵以見述而不作之意仍推本先世以終前文之緒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注中所云兵書卽謂律書也太史公自序甚明謂亡失與本無者皆疎

追季冬　追季冬謂恐行法也時安爲北軍使者坐受戾太子節當要斬

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　袁繼咸云負絕代良史才寧賤辱自處以杜奄宦擅政用人之漸其爲天下萬世慮尤深遠矣

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　如淳注言已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按造書卽其職

務下文亦自云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則如說是也

贊　此贊卽叔皮之論

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　可見作史雖欲網羅放失實亦無取乎雜駁

武五子傳戾太子據德懼爲師傅幷誅至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因懼幷誅遂教太子以反鄙夫始爲身謀不顧禍及宗社往往如此

壺關三老茂　師古引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按後漢郡國志注中引上黨記作令狐茂疑又在荀紀之後

廣陵厲王胥使所幸八子郭昭君　太子止有妃良娣孺子三等皇孫止有家人子今藩國乃有八子之號未詳

昌邑哀王髆揚州刺史柯奏賀　至今見爲侯　柯廖皆刻薄小人不知國體沾沾以虐無告取媚於上元帝復封賀後善哉賀不甚王天下身既廢黜髆則何罪幷斬其一國

之祀也　海昏之嗣歷莽世至中興不絕異哉

贊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　至信矣　舉秦以見漢之得禍未極猶有倖焉痛其詞以著戒也

嚴助傳郡舉賢良　與人舉賢良自助始

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　利口遂開黷武之端其不以令終也宜

淮南王安上書諫一篇　安之上書特以博名高而不出於誠故其詞過於煩侈

越人欲為變　至迺入伐材治船　盧循入寇亦先於豫章作伐材治船之計凡此書所載皆字字實錄今古可以施行者也

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　至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助適會天幸淮南之言乃常道也後有妄思立功安南諸國者不可不取諫書深味之

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　助以此舉尤爲武帝親任豈知與淮南相結他日禍胎已在此乎

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絶之　引經不倫

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至後不可治　湯誅助宏誅解皆合法意

朱買臣傳召見說春秋言楚詞　春秋楚詞漢初吳會之學

主父偃傳迺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　衛將軍不推薦士乃獨言主父偃於上何也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至以地侯之　此策用之一時可以稍殺尾大之勢久則諸侯分割太弱不收封建之效矣宜隨時補救過此惟有功德於民者始得推恩子弟地不足者稍益以世絶而地入王朝之故封乃善耳

彼人人喜得所願　人人喜得所願管子所謂令出當如

流水也晁賈謀國巧拙之判如此
茂陵初立至此所謂不誅而害除　上因賈生之智此則
祖劉敬之策已行而人不至驚擾生亂故可用也非其時
則不可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　偃固有以
報衛氏矣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至本偃計也　前諫伐匈奴此何以
議置朔方前書云地固澤鹵不生五穀轉輸率三十鍾致
一石此何以復云地肥饒內省轉輸戍漕豈非進由衛氏
衛將軍始取其地故偃變前說以建此計乎雖然秦漢旣
都關中不取河南置朔方則逼近寇戎偃之計不以私故
詘
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　欲勿
誅者上以偃策本以銷弱諸侯明不受金也偃不承齊事

而服趙王使入所告對獄甚巧
齊王自殺無後至迺遂族偃　偃有迫劫齊王之非一死
固當且因趙王所告而得禍亦使諸侯不自疑爲已見削
弱宏議未爲失也族誅則漢法之過
嚴安傳·臣願爲民制度至和之至也　承文景之積若使
不喜功生事實行斯政則旣富加教三代之俗可致也安
書意雖未密而頗見大體
今天下鍛甲摩劍至非宗室之利也　安意葢指連年征
伐五大在邊恐一朝有末大於本之患又懼觸貴臣之怒
故借郡守言之然東漢末祀之州牧唐中葉之藩鎮亦如
燭照數計矣不敢斥言天子故曰宗室
終軍傳·臣聞詩頌君德一篇　無補於用而極精鍊麟之
是非不可知只就本事推論功德徵應諛而不入於僞
王褒傳·詞賦大者與古詩同義至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此論自非六代之君所及如此者又何病乎辭賦也然何如崇尙經學則治理明風俗亦淳厚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 至 上閔惜之 褒以往祀金馬碧雞病死於道自與得賢臣頌篇終託諷之意反所以爲詞人也

賈捐之傳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文帝還馬而仍與道里費其通人情若此乃所以爲至誠也

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 至 廟稱太宗 元帝旣好聲色貨利而當日所以必欲擊定其地者亦爲珠犀瑇瑁可貪後宮近倖皆得以撓外庭之議故舉文帝之事頻拄之

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 至 捐之議是 定國主捐之之議復活數萬人陰德過於治獄矣

捐之卽與興共爲荐顯奏 君房荐顯此之君明不密又下一等

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成帝時諫大夫楊興嘗與博士駟勝對黄霧四塞終日咎由太后諸弟以無功封不知卽君蘭否

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　文史足用謂史書足得九千字以上可用以應試也

後廼私置更衣　周禮天官內司服有女御二人縫人有女御八人注家云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漢置更衣蓋本於此然豈謂在外閒游皆是哉衛子夫以更衣得幸亦主家循宮禁之事而失之者也

願陳泰階六符　注中應劭所引黄帝泰階六符經與今之占三台者異

令中府曰董君所發至乃白之　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豈知乃以佐其淫縱如此耶

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蘇林注曰以僊從此門入交會

於內故以名焉按東司馬門後已更名故白蹴之不如蘇
說也
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如蓋主近幸子客
丁外人皆武帝啓之也　陽石公主與太僕公孫敬聲私
通事在武帝存時
著於竹帛　著讀陟略反昌黎詩沓老著讀書本此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　至則敏且廣矣　此望武帝知之不
盡而言明有所遺者君道固然或有遺行獲在所恕不亟
勸我以大官者亦所以待其自得非棄之也
今則不然　至爲天下笑　張湯譖顔異被誅陰擠狄山死
地汲黯亦以直廢朔之言皆藥武帝之病也
贊而後世好事者　至故詳錄焉　此傳詳著其事者不欲
異端之徒得假託於朔非剌取蕞脞以博異聞也六代史
家知此者尠矣

劉屈氂傳會侍郎莽通使長安　莽通即馬通

及北軍使者任安至皆要斬　任安田仁皆出衛將軍府

故坐太子事死

車千秋傳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　千秋高寢郎又自言

白頭翁教之言故曰此高廟神靈使公

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　千秋徒以智

免而愈者遂謂果當如是則焉用彼相乎

楊敞傳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　敞夫人是後妻非司馬

遷女觀下子幼傳中後母無子之文可證

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眞人猶云誠若人言

也李奇注非

總領從官　中郎將光祿勳所領皆宿衛士故曰總領從

官

陳萬年傳所居以殺伐立威至其廉不如　咸當入酷吏

傳或附嚴延年傳末

咸數賂遺湯至死不恨　復行賄咸晚節掃地矣

胡建傳守軍正丞　以軍正之丞攸係正言之猶上卷言

盧江太守丞非兼守正丞二官也故下云丞於用法疑

朱雲傳年四十迺變節至當世以是高之　成帝以後士

皆依附儒術容身固位志節日微卒成王氏之篡故史家

於朱雲深有取焉特爲立傳蓋激於張孔之徒爾

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至嘉竟坐之　貢禹雖賢然

爲石顯所荐朱雲好大節又從蕭望之受經此固顯等所

畏惡也衡之對嘉之坐其或有使之者歟

坐故縱亡命　故縱亡命是猶遊輕俠之餘習也

臣願賜上方斬馬劍至安昌侯張禹　當建武之後追思

元始之代群公頌莽功德天下風靡思一見朱雲者何可

復得此天下傳述雲名如雷如霆且過其實而梅福於孤

遠訟王章之冤譏切王鳳不顧有公卿側目而視之元舅其言皆開通天下忠臣誼士之憤懣世亦遂目之以爲仙也一上書而至今骨不腐矣仙以長生久視乎哉　勤苦治經不一行其婁然則止以供其爲佞而已佞臣之名自匡衡以逮劉歆之徒一言以蔽矣

梅福傳聖庶奪適　聖庶奪嫡語乃不根福此心拳拳恒在本朝然論則迂矣

云敞傳初章爲當世名儒至京師稱焉　鈎黨始自王莽非起於桓靈時也千餘人乃獨得一敞可厚責之弟子哉

贊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漢諸陵無不爲赤眉所發故班氏特追稱楊王孫之志立傳以諷曉當代其言始皇所謂借秦爲喻不致謗議上及山陵也

霍光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至甚見親信　博陸武鄉皆以謹慎受遺寄命

止畫室中不入 或云畫室即武帝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於室中也

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 至 迎昌邑王賀 史樂成光所親信故首遣之丙吉亦故大將軍長史也

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 先立爲皇太子則無明世宗不父孝宗之變矣此舊儀不可不素講也

就次發璽不封 今各官用印隨必緘封蓋亦古制

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 自送至邸防其自裁或他人承望意指逼之使死致負謗於天下此亦皆光之謹慎也不審其素行於罷後之始此則不學爲之

光悉誅殺二百餘人 至反受其亂 誅其尤無道者而流放其餘可也悉誅二百餘人不已濫乎然觀其臨死之言則昌邑群臣亦謀爲變光微覺之不獨以其行淫亂而憂懣故圖史家使人得諸言外爾

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子雲皆中郎將（至）根據於朝廷

光懲燕王上官之難故使其子孫黨親典兵居中以自衛不思時勢遞變權重勢逼滿盈致禍又基於此矣葢不涉學之患也

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至）與子都亂　霍氏之禍皆起於顯而其萌芽則以婢爲後妻也故治國者先正家

使蒼頭奴上朝謁　上謁猶今鴻臚所收職名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上下之情通則權復歸王室矣

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光何惜一婢不令宗祀血食乎惜也不聞於古有大義滅親者窮侍醫之獄討顯以謝上徒跣自拘勿復與政歸老博陸此人臣分所當然也

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至）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先收其兵權

人人自使書對事 對或作封誤也後因尚書屏不奏乃上封事耳

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 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一時以防權臣壅蔽然自此浸任宦豎矣成帝以後政出外家有太后爲之內主故宦豎不得撓不然霍顯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人君權宜之制偶然一用事過隨復舊章乃不至左右近習得以干政耳

長安男子張章告之 褚先生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後續記云張章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

見其竈直突 突當爲窔式林反與突字窔字異義玉篇所分甚明

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 一胡婦耳能教

子從國破家亡沒身厮養後復獲七葉珥貂之福日磾固
材典家豈不自內始哉
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以帝少不受封安得來王忽自相
貴之謗大將軍識不逮也
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　霍氏事關弒逆當以義斷恩
欽因緣謂當至欽自殺　王莽方殺其子於姨母及姨母
之子何有欽自背典禮宜其及也邪雖以逢迎時宰然其
言也直亦欲為父立廟不入夷侯常廟比例將必至此不
為深文　獨罪欽而不及當此獄尤頗欽即罪當側戶南
不得稱太夫人可也
贊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　昭宣之際
有推霍光為霍叔後者其語殊悖謬足累光之誠節詳見
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少孫所記班氏特略舉于贊中以傳
疑亦兼以為微戒云　元康四年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

反誅𦲷必光之族人亦任章之流也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四卷 列傳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五卷　列傳

長洲何焯屺瞻

趙充國傳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至先計而後戰　此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虜以畜產爲命至虜必震壞　明之邊帥但知有此策

罷弛刑應募　漢已有應募從軍之人但如能使絕域之比不在尋常調發之數

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至卒以其意對　如張安世當此必從浩星賜之言矣營平乃眞社稷臣雖託孤寄命可也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至下吏自殺　中郎將雖爲武賢所陷然大將當重任宜以壯矦爲法卬之得禍自坐不愼非徇衆而不爲國家圖萬全遂可以智免也

辛慶忌傳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　唯是爲奢非奢於衆人也在慶忌則此之爲已奢矣

傅介子傳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　光所遺也故無異議

常惠傳烏孫皆自取鹵獲至烏孫人盜惠印綬節　烏孫一有功則鹵獲皆自取并校尉之印綬節使盜竊之以去其不足信仗明矣

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大將軍前遣介子又風常惠時去武帝未久猶慕遠略不深計萬一生事起釁也

鄭吉傳鄭吉會稽人也　謝承後漢書鄭宏會稽山陰人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按吉出自卒伍未必有官閥但爲宏之從祖居在山陰或可信也

陳湯傳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至竟殺吉等　吉書辭頗壯漢自張騫通西域之後應募使絶域者率不顧死亡邀功生事必不可聽許也

兵來道遠至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示弱以堅之使毋走下郅支所云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爲此語所給也

諸鹵獲以畀得者　此云諸鹵獲以畀得者則湯無私焉下云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豈丞相御史固誣枉之歟

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　匡衡之上疑以石顯史家之辭嚴矣

揚威昆山之西　昆山當指崐崘而言

贊陳湯儻蕩至故備列云　陳湯爲劉向所稱又自能屬文其誅郅支單于事紀載必詳故此傳亦如生在焉

雋不疑傳諸君何患於衛太子 至 遂送詔獄　定大事非此不可此權也豈必果應經意

于定國傳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　十餘年則安於孝節矣故知殺姑爲必無也

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黃霸于定國皆曉鄕經術故起獄吏致宰相而無曹人維鵜之刺如丙吉則尤能施於有政者也

冬月請治讞　冬月請讞似今之秋審

薛廣德傳縣其安車傳子孫　公羊家說縣輿與此異義見仍叔之子來聘疏中

平當傳周公既成文武之業 至 孝之至也　此臨川新安廟議所本然后稷始封之君有粒民之功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上皇未可援此爲比孟子但言以天下養非文王之聖周公亦不敢以配天也

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　弛鹽禁亦救荒一法
不假轉饋賑濟之勞　勃海亦可謂之鹽池今人獨以稱
解鹽
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　再世皆明經故至宰相
彭宣傳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至非國之制　此亦宣之
疎謬也
贊薛廣德保縣車之榮至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師古注
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按贊并廣德言之讀序傳
可見
王貢兩龔鮑傳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至
不亦寶乎　以諸人事迹不備故總序之於傳首蓋亦傳
也以此爲論者未讀序傳耳體與後奉連薛方郭蔣諸人
例同
有邪惡非正之問至各因勢導之以善　易不可以占險

斯正理也

王吉傳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篇　其言凜乎可畏復藹然可親眞醇儒心聲

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　宗本也

皇帝仁聖至未有所幸　孝昭天資之美如此其不克壽者得氣薄也

臣聞聖王宣德流化至壽何以不若高宗　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漢廷書疏未有能過之者也

復遣使者弔祠云　弔祠卽後兩龔傳中韓福故事

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　騶氏春秋至班史時已成絶學有錄無書故於兼通五經之下復特著之

駿子崇以父任爲郎　王吉請除任子之令而王駿任其子爲郎此駿之失也

貢禹傳令大夫僭諸侯至任於陛下　天子過天道非經

生無此言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宮人奉陵自孝武茂陵始昭
宣循之遂爲故事
陛下爲有所言　謂諒闇不言也
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　僅留二十人
則不足以給使令如昏義之數可也　獨杜陵一處巳有數百
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
矣茂陵平陵不言者巳多老死也
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即武帝所
起上林苑地
民産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
痛　是殺人子多矣宜乎戾園之敗也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　至海內大化　孝文寛而有制所以
異於仁柔

自見功大威行至誅不行之所致也　自秦爲無道風俗大壞昔者賈生所痛哭也文景相繼導以忠厚武帝復壞之至是蓋又一秦矣讀貢公之書吾亦爲之痛哭

兩龔傳漢兒子曼容　曼容名丹見儒林傳

勝自知不見聽至積十四日死　勝已謝事歸老漢亡可以無死故五威存問外仍安之即講學之徵亦僅稱疾不應及使者再至印綬加身要以必行五日起居守之不去然後明語門人餓死報漢可謂從容中道不辱其身者也朝服對使以愚老遜辭下無累及子孫善哉

鮑宣傳奏宣舉錯煩苛至爲衆所非　此賢者之過欽言是也

始隃麋郭欽至平帝時遷南郡太守　郭欽能奏董賢又不仕莽雖與鮑宣同異何害爲君子也

贊守死善道勝實蹈焉　言見幾先去爲莽所廹卒又死

之合於孔子之經也

韋賢傳夢我瀆上立於王朝　易曰再三瀆言夢中猶諫之也上謂王

時賢七十餘至丞相致仕自賢始　父知恥故子亦能讓然當其自少府入相巳宜引年乞身矣

元成父賢以宏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　宏先有讓德宜韋氏之熾以昌也

與宗家計議　漢去古未遠韋氏世傳經業宜有宗法則宗家者其宗子也非師古所云同族之謂

而東海太守宏子賞至列爲三公　韋氏餘子復以明經列於三公然則世祿之家欲爲子孫計奈何不務傳經反蹈疏傳損志益過之戒哉

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後書祭祀志云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

起於臺側漢因而弗改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至其正禮儀　此詔獨取許嘉尹更始三議得之　於義一體言不得復顧私親以皇考廟上序於昭穆

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至尊祖嚴父之義也　此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言

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至唯郡國廟遂廢云　孝武幾亂天下豈得復居不祧之列夏侯長公始議廟樂者韙矣建昭詔書乃病困不擇音也

於是光祿勳彭宣至不宜毀　彭宣等五十三人議是舜歆伸尹忠之議爲元帝誅斬郅支單于得稱高宗之地耳

一方有急三面救之　非當時實事

以奪其肥饒之地　此指朔方及開河西四郡

功業既定至其規撫可見　以輪臺晚蓋一節盡泯其虛

耗中國之迹

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至與太祖之廟而五

匡衡五廟之說似尤深然合陰陽五行數之則可以七爲斷矣

以七廟言之至則不可謂無功德　但以七廟言之斯可矣

聖人於其祖至失禮意矣　遷則不必復毀此亦近情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至罷南陵雲陵爲縣　此奏合禮雖王莽爲丁傅衛氏發難然不以人廢與東京之末董卓蔡邕議和帝以下不應爲宗奏同

賛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歆議廟制可謂深博武帝稱宗則非篤論固當區别觀之也

魏相傳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責過之是也下之獄則喜怒之偏鄰於作威矣遂爲子孫他日之憂

可不慎哉

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　因許伯乃得直至帝前也御史大夫已列三公位𤋮大事猶慎密如此其不因王史而因許者專欲發其弒許后之謀也

子復爲大將軍　大將軍當作右將軍

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至宣帝善之　此一時制霍山之權計後遂行之則失廣延命納言之意矣

聞者匈奴嘗有善意至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史遷作匈奴傳深疾微權納諛以便偏指人主因以決策建功不深而歸本於擇任將相假使禹邑始禍之時丞相即能爲弱翁之納諫何爲有三十餘年兵連不解之患哉

今郡國守相至而在蕭墻之內也　此伊周之用心非徒治黃老者所能知漢相識治體無逾弱翁此奏宋李文靖頗得此奏遺意

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由者也 在天爲陰陽在人爲仁義此深探治本之言但前後所陳却别是一種漢學

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按此趙堯亦非高帝時爲御史大夫者也

丙吉傳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 至天下幸甚 丙公亦以文采自躍奏記所言皆合體要眞能學詩禮者也

掾史有罪臧不稱職 至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因以爲故事則姦吏遂無所懲艾矣丙公當宣帝之朝方繩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有寛舍可否相濟耳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續志西曹主府史署用

召東曹案邊長吏 續志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

夏侯勝傳長信少府勝獨曰至不宜為立廟樂　勝此議不愧經生

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太后猶素服五日則後之為師服者士庶當服小功亦因時而以義起者歟

京房傳得除用它郡人　欲上下相伺故除用他郡人也

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至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房封事率如讔語其不足以回主意也決矣

初淮陽憲王舅張博至皆持束與淮陽王　庸鄙之人不可因親昵而漏言如此　徐立中宫也故後獨得免

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任臆誣祖以術亡身其始兆矣

翼奉傳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二陽竝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　忌子卯吉午酉相對而言翼氏專主二陰二陽與賈氏所云夏殷興亡異義張氏相刑之說亦失本

意
虛靜以待物至　蘇子瞻赴定州狀本其意
臣奉竊學齊詩至適所習耳　此實語非謙也
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至出其過制者
貢禹以前翼奉先言之以太皇太后詔放先帝園宮人
處置亦得體　按成帝紀永始四年京師火災屢降出杜
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去奉奏封事時初元二年已三十五
年矣
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　當數代之用即此可以明國祚
修短之數矣功德薄而福饗已泰未有不敗者也
李尋傳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言緯者始見於此故張衡
謂讖始哀平
德列王道　泰誓孔子取之故云德列王道
久汙玉堂之署　漢時待詔於玉堂殿唐時待詔於翰林

院至宋以後翰林遂并蒙玉堂之號

故曰將且至有常節　此亦古書相傳之語讀之皆有韻

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　政當作正執守也

夫過而不改至皆蠲除之　哀帝此等語尚非亡國之主

故獲保令終

贊　此贊在當時與桓譚諫光武不當聽納讖記之言相發

趙廣漢傳文教吏為缿筩　孟康曰如今官受密事筩也

按孟康曹魏時人已有受密事筩則廣漢此法歷代施用

不至於武后始行廣漢亦祖王溫舒

廣漢為二千石至郎時伏辜　廣漢以廉潔通敏下士為

名其天資大抵與張湯相近

郡中盜賊至皆知之　知其根株窟穴所在則可以不煩

而埋然破柱摟轄非明主在上安可盡行其意耶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

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此事特可法
初大將軍霍光秉政至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
廣漢始欲以此自達於霍氏耳門嘗之而遂以爲務則
謬矣
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至下廣漢廷尉獄　此
廣漢應得之罪
威制豪强小民得職　爲京兆止此八字訣但勿效趙君
私論榮畜詐脅魏相卽無患耳非貴戚大臣不可侵犯舉
天討皆不行於豪强也
尹翁歸傳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　必皆自聽此能吏
欲爲名高非政體也
豪强有論罪至扶風大治　此威嚴之過後陳咸效之而
加甚焉
韓延壽傳乃歷召郡中長老至爲吏民行喪嫁娶禮　此

亦非能吏不可若徒襲僞迹則王莽之治天下矣

又置正五長至吏輙聞知　置正五長即今保甲之法此賢於尹扶風之以名籍推迹所過抵遂矣故爲政不可無法度也　按後書百官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其互相檢察本漢制也豈必得如長公者爲之乃有實效歟

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　扶風以盜賊課爲三輔最東郡以斷獄大減爲天下最能吏將何從

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至不敢犯　惟不輕出偶會此事推誠動之足爲表勸若屢屢嘗試即兒戲矣此亦兵法中之田單火牛也嚴翊之爲頴川可鑒戒

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至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　廣漢犯魏禍由已作韓則直爲蕭公所陷矣然胡不少忍之閉閤思過能施之吏民獨不可使曲盡歸他人乎

移殿門禁止望之　嚴延年傳注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
張敞傳其治京兆至天子數從之　叅道京兆韓馮翊之意用之處大議時似雋不疑則本治春秋之力也
敞聞舜語至冬月已盡延命乎　收之是也殺之過矣必反其語則兒戲矣漢人尚氣不學卒如此
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　竦事詳莽傳及游俠傳杜鄴傳
王尊傳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至吏民驚駭　非常之變故於春正月殺之
後上行幸雍過虢　劉原父曰自長安上雍不過虢過美陽虢字是史氏誤按劉說是也尊已轉守槐里不爲虢令矣
毋持布鼓過雷門　會稽擊鼓聲聞洛陽乎此流俗妄譚

不當引以注史况西漢會稽治吳與越何與

又正月行幸曲臺至皆不敬　此二事不當并言之失輕重矣故御史丞得日爲飾成小過也

尊曰治所公正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爲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爲尚書矣按治所即謂司隸治所非使人尊稱

尊撥劇整亂至名將所不及　趙子都威制豪强小民得職王子贛撥劇整亂誅暴禁邪孫寶爲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然橈於定陵不敢取杜穉季故不得列諸公後也

王章傳章曰非女子所知也　毁石顯擊王鳳皆爲國家扞禦大慝巨奸即免官誅死復何所避果非女子所知也假使徒以巧宦自肥則仲卿亦一朝廷尊貴人矣

蓋寬饒傳方今聖道寖廢至則不居其位　四語自切中當時之弊惜其非信而後諫也稱引易傳不類遂如王生

所揣

上無許史之屬　屬當讀之欲反謂屬托也應說是以下文直道而行多讐少與之語求之自見

諸葛豐傳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主順經術意　元帝若行苛章之罰而後以此書賜豐則得之矣今以禁門爲邪臣逋藪而容以中和戒奉公之吏是後世所謂和事天子也

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　去其節而不用其言豐當去矣何以復上書爲

鄭崇傳逆陰者厥極凶短折　逆陰之論精乎不詳

尚書令趙昌佞諂至請治　大族尤易爲人誣構得禍有甚於子游者矣亦賴崇遂死禍止及一家小人欲傾人以自固何所不至

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爲諸長　寶棲定陵是其徵

過然不附王氏始終一節亦何武鮑宣之儔故建武中錄
其後也

毋將隆傳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至但與隆連名奏事　隆失於不能爭耳乃莽以私怨并中之然此大事豈可輕署名其間但以事非由已爲苟容乎

何竝傳先是林卿殺婢壻　殺其壻而納以爲婢非如師古所云外人與其婢姦者也

罪在弟身與君律　廷尉典法之官三尺是掌故曰君律

死雖當得法賻勿受　法賻猶不受則豈肯賦斂送葬爲妻子產業計觀原涉傳讓賻顯名志節彌堅矣

贊然毋將汙於冀州　毋將之事本非其罪然名則難解也故止曰汙

蕭望之傳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　望之所論邊事皆守文時長算遂計不可忽之爲

迂

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 至 天子采之 覩王莽以易璽啓釁自知望之所見之深長非宣帝天資絶出不能采用 春秋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事雖殊意則同

蓋聞五帝三王 至 贊謁稱臣而不名 大哉此詔以五帝三王爲師而不惟乃曾祖之法可謂謙而彌光矣

望之以爲中書政本 至 自欲更置士人 此誠急務然發之太驟人主未能眞見其失持疑不斷小人迎而合以謀我反爲所擠而事終不成矣故孟子欲定國必先格君心也

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 人不易知遽求推賢進士之名不深

察歷試則必有小人雜出其間內相攻矣一更生人得出
之於外亦何暇於數薦哉
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至竟飲鴆自殺　如使不死就
獄恭顯其遂已乎徒舉生平而盡棄之耳朱雲之勸未可
云非望之之失在主意未堅教子上書自速羣小致死於
我也
馮奉世傳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至奉世不宜
受封　望之之議正論也但奉世因莎車攻劫南道發兵
攻援之以解危難非要功生事可比封之足爲後法不可
以不權其事勢也　若莎車不拔則鄯善以西皆絕不通
所送大宛諸國客何以得達是矯制發兵正以全使指也
　奉世似當與傅鄭諸人合傳以諸子皆有名迹野王又
不可附之外戚傳中故特立此傳也
野王[illegible]位多舉野王至以昭儀兄故也　野王爲石顯所

問故不得爲三公嘗以傅幸傳叅觀之帝之引嫌顯所教
也
参字叔平學通尚書至甚可觀也　馮氏父子兄弟各通
一經獨少禮耳而叔平復恂恂可觀得禮意矣
宣元六王傳楚孝王囂子紆嗣王莽時絶至立爲天子
紆子殷後書有傳范氏稱自囂至殷積累仁義世有名節
而紆尤慈篤殷子愷復以讓爵顯蓋宣帝有功德於民而
元帝以後國統三絶其餘慶在楚矣
中山哀王竟無子絶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既立爲國君
則不當殤矣乃不爲置後使其母歸居外家失禮甚矣豈
當時謬引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之文耶
定陶共王康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至徙定陶
王景爲信都王云　楊廷和不知先爲興王立後故啓異
日紛紜若成帝已有此舉哀帝復蔑大宗而顧私親且徙

景封其悖甚矣宜享國之不永也
中山孝王興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
及　師古注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按公
羊曰臣子一例也及謂次第及之然未嘗不如父子相繼
之禮三綱五常三代相因周如是則殷亦如是顏注惑於
後儒之說耳
太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
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　此孔光知太后王氏追怨哀
帝遂不復主及王之議使哀帝絶嗣也
匡衡傳臣聞治亂安危之機至正家而天下定矣　衡爲
少傅數年乃遷光祿勲時建昭元年也則上此疏時在初
元三四年間按宣帝不好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者用
事元帝初立蕭望之周堪以師傅受遺輔政選白劉更生
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以古制多所欲匡正

以中書政本欲更置士人中書令宏恭石顯與車騎將軍
史高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初元二年十二月遂
譖望之令自殺堪更生等皆廢衡本因史高進此疏所謂
遵制揚功者蓋與高顯等陰爲唱和務堅帝以率由宣帝
故事所謂釋樂成之業虛爲紛紛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
望進皆以杜塞堪更生復進之路如得其情雖夷之誦六
藝以文姦言可也後條言愼妃后別適長則以身爲師傅
禍福共之石顯又常擁祐太子高子丹常命護太子家故
衡敢以爲言且兩事並陳聽者尤不之疑耳
孔光傳莽以光爲舊相名儒　至令上之　細尋莽傳當元
始初政非光爲言則莽猶不能必得之於元后也論者之
畏甥舅相與常同以助成莽之聲勢死何面目見先帝乎
光常稱疾　至固稱疾辭位　莽之即眞王舜劉歆未嘗不
內懼甄豐不悅覺而見誅失之於始卽憂懼就可解免輸

人宗社之罪哉

馬宮傳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宮與平晏事莽尤儒之賤者 著此以別於他馬如執金吾馬適建奉使馬宏之屬馬適亦兩字姓王莽傳有鉅鹿男子馬適求

贊彼以古人之迹見繩 古人之迹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薛宣傳大率咎在部刺史至未必不由此也 五舅封侯一黃霧四塞而宣懷王鳳一薦之德輒以部刺史舉錯煩苛當嘉氣尚凝之咎雖所言似在職任所總覽姦之大者罪在谷永杜欽先也

初宣有兩弟明修至皆是廷尉 中丞議是也

朱博傳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爲大吏至以是豪強慹服

此於今齊俗尤宜然非健吏惡能利其銜策哉

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以未獲三人責部掾以

下也今法獲賊過半卽免處分王卿之負可以釋矣

三尺律令八事出其中　二語得律意矣

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至無益於治亂　王莽蘇綽宋神

宗皆昧此理然吾家汜鄉君公謂不可以丞相獨兼三公

之事則可採也

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　按顏氏家訓文章篇野鳥當

作野烏

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至置刺史如故　罷刺

史而置州牧東漢遂以此亡非特功效陵夷也子元議是

當合後書百官志注中劉昭語觀之

故事居部九歲至咸勸功樂進　每歲盡詣京都奏事則

天下之情上通居部九歲則所部利病周知中興以後但

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與天子隔遠權奇輕矣　翟方進

傳爲朔方刺史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是有異材功效

著者輙登擢不必滿九歲限也吾家汜鄉侯爲揚州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前此則黃霸爲揚州刺史三歲遷潁川太守

然好樂士大夫 至 然終用敗 子元快吏趙京兆尹扶風之黨少而與蕭陳結交慕用爲俠未有不致敗者況位逾其量乎

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 至 請皆免爲庶人 子元爲相猶行匹夫然諾又不審其事之邪正并奏汜鄉武詭謫罔上哀哉爲大臣可不聞聖人道耶彼徒內計上順東朝之指擊排放廢之臣可以萬全必得豈知哀帝亦欲自攬威福之權一朝見疑凡彼所謂利者即所以爲害者也是故不恤身後之名者常速及身之禍哀哉

贊又見孝成之世 至 傅亦然哉 贊得其隱如王鳳之附王商廢馮野王是也

翟方進傳竊聞政令甚明至其後少施威嚴　此即丙吉所以戒魏相者然居官則死其職使豪强不戢小民無告雖致宰相何取焉況亦有命耶

及後母終至不敢踰國家之制　後書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注云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爲常至此復遵古制方進之事是其徵也

方進知能有餘至以固其位　翟子威心術亦朱子元儔也儒雅過之吏事不及居相位九歲挾私報復剝喪元氣足以感召災變卒坐自殺非不幸也

奏請一切增賦至變更無常　此又其禍之及民者爲詔書中已詳故史家不重敘

上祕之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以方進塞變故秘之而加厚禮也

攝皇帝若曰大誥道　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接道書作猷當訓爲言非大道之謂

天亦惟勞我民　師古注言天欲撫勞我衆勞音來到反

按勞當讀如字書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也

信父故東平王雲至後雲竟坐大逆誅死　莽以義等傳檄郡國言其鴆弑孝平皇帝故反以此言誣信父雲

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眞矣史家書此以終義之事其于義至矣

谷永傳師舉直言　作師擧爲是

絕祁不享之義　義當作儀

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　齊當讀側加反

百官盤互　師古注互字或作牙按互古字作乑與牙不同顏後解頗乖小學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

也　此語直構會平阿宜車騎之終身不平也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時嬖幸小人亦有參錯於玉堂
待詔之中者故並舉椒房玉堂言之
杜鄴傳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
按郊祀志吉父敞好古文字辨美陽鼎所刻款識吉蓋傳
其家學也
何武傳遷揚州刺史　至　州中清平　歙待二千石之效王
嘉傳中詳之西京部刺史莫如若公之在揚州者此後世
監郡所當法也
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爲侍中　至　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
莽之矯僞自哀帝時已發露矣而舉朝猶承順元后之
指同聲舉之君公爲令免歸王音實舉方正爲守免歸王
根復薦得徵至安危之際獨守親疏相錯之議不肯爲王
氏用所以爲貞臣也

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師古注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　按非宗室及外戚則泛指異姓下文祿與君公不當互相舉矣周禮司儀注異姓婚姻也庶姓無親者也

南陽彭偉杜公子　彭杜亦賴不附莽而傳稱至今

王嘉傳加食邑千一百戶　按朱博傳云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此千一百戶故云加

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　至　恩報厚恩也　按哀帝使晏先持詔書示嘉延正欲丞相御史分封賢之謗耳二人不正言其不可而教以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則是又欲諉過於下賢猶在可封之數特大臣不肯為天子任其咎也其何以卒奪之哉

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　嘉當以此時被責乞骸骨去矣

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　至　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　此三

人嘗侯事稍白乃徐爲言

師丹傳 丹議獨曰聖王制禮 至 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此議眞天理人情之至附之經可也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 至 封丹爲義陽侯 此詔文白當理不以莽廢

按非宗室及外戚則泛指異姓下文韓𫝊與若公不當相

與安周禮司儀注異姓婚姻也庶姓無親者也

南陽彭偉杜公子　彭杜亦賴不附莽而傳稱全令

王嘉傳加食邑千一百戶　按朱博傳云故事封丞相不

滿千戶此千七百戶故云加

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　至思報厚恩也　按

哀帝使晏先持詔書示嘉延延欲丞相御史分封賢之議

用二人不正言其不可而教以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封之數特大臣不肯為天

侯是孔鄉爻白當聖不以恭齋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全非川慈褒

議責以理人情之至附之經可也

師丹傳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全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此

人當侯事稍自乃徐為言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六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揚雄傳 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師古注此乃雄自論已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非也葢謂遭漢之隆天清地寧非若原之天軌不辟也

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　蓬陼蓬藋雜生之洲渚言不能捷於駕鵝也捷速也當以上下語脉例之

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　師古注言終以自沉何惜芳草而憂鷤鴂非也言何爲畏其將鳴先自隕吾芳耶

昔仲尼之去魯兮 至 何必湘淵與濤瀨　言進退去就自有中道孔子不用於季桓子則去及康子召之則歸屈子亦可去可歸不當必期自沉也與前折衷重華之語相應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至奏甘泉賦以風 客謂王音據文選注此客字指蜀人楊莊但雄所與劉歆書疑非真耳 按成帝紀永始二年春正月王音薨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諸祠則雄雖嘗爲音門下史及薦之待詔又別一人故自序曰客贊誤

相與齊乎陽靈之宮 齊當作側加切

故遂推而隆之至黨鬼神可也 賦家之心當以子雲此言思之無非六義之風非苟爲夸飾也其或本頌功德而反事侈靡淫而非則是司馬班揚之罪人矣

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 此狀登華之峻非如師古注所云合德

掌公先驅 文選注如淳曰掌公髦頭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則此注中孟說爲長

及至獲夷之徒 二劉以爲烏獲夷羿說勝服虔但此下

更有羿氏控弦之文
入洞穴　洞穴卽具區之洞庭穴潛行地底無所不通謂之地脉李善引郭璞山海經注得之
炎炎者滅至自守者身全　此言丁傅董賢方將顛仆何足慕也
贊以爲經莫大於易至作四賦　觀此可知方言非子雲作
雄素不與事　四字可以核子雲之眞矣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自莽居攝至此凡十三年子雲之節有慙龔生然夷之劉歆則失其平矣宋賢抑揚之論幾於夷蹠要不若孟堅此贊眞實錄也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安溪師云至韓文公司馬溫公曾王諸公之論出而譚之言果驗矣按推重始於張子

儒林傳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顏注以所聞令相長丞爲句今按史記聞下有一者字自當屬上出入不悖爲句也

而請諸能稱者　史記作而請諸不稱者罰是請罷其受業太常又請行不帥教之罰也若僅爲弟子則太常自擇二千石令與計偕何奏請之有

施讎管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　厚齋云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按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則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

伏生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伏生旣以教張生歐陽生歐陽生又授兒寬則是大夫所不知者雖十二三其弟子固有明之者今文雖通非以女子傳言故失之也

歐陽生寬又受業孔安國　倪寬受今文于安國古文之學自授都尉朝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
書　起其家似謂別起家法司馬貞云起者謂起發以出
也則當屬下逸書讀

孟卿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此所傳戴慶禮皆
謂儀禮十七篇

循吏傳漢興之初至稱中興焉　紀吏治行推本君相識
其本矣

文翁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至比齊魯焉　假使文翁未
久輒罷蜀生學成而歸孰獎勸之乎吏非久任無以責成
功也

王成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
多為虛名云　宣帝褒成即燕昭事隗之意史家并書此
語以窒元始以後上下相蒙之弊黃霸篇詳著張敞奏無
非此指務在可否相濟足為後法也

黃霸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　霸天材自當絕人
然爲良吏受尚書未必不自不署右職激發成就之也
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其下　武帝承文景之餘澤
故天之報虐也在戾太子史皇孫之凶終光怨巽巳而因
峻刑身殁而族赤人其可多殺哉
京兆尹張敞舍鶡雀至如敞指意　爲相而復以興化致
瑞自予不亦偏君耶此非若郡守達且卑無所嫌也故敞
言一入郎使侍中臨飭計吏不爲丞相地耳霸徒知昔者
以是褒賞乃欲屢試亦愚而不學哉
又樂陵侯史高至以霸爲首　霸爲相功名固損於治郡
時然宣帝所以任之者不越治郡之務其見待不如丙魏
亦遠矣明察之主旣久於位事無不習首欲自攬威權大
臣又皆後出新進豈復能虛巳以聽哉　梁太尉非越職
丞相事無不統也此宣帝失言但高非其人霸受責而人

不之恨耳

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爲大司馬　史著此者見宣帝必欲恩自已出故霸死始用高以實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之語顏注謂其適事宜知其一也

龔遂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至天子説其有讓　説其有讓者宣帝之器淺也然厲精圖治與良二千石共致於政平訟理元成以下能之乎是雖謂皆聖主之德奚愧哉

召信臣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　成帝建始元年秋能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此用信臣所請非貢公事也

信臣年老以官卒　按百官表徙中少府

酷吏傳郅都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　僅誅首惡法之正也史記誅字作族滅此都所以爲酷耳本文首惡乃

謂一郡之首惡非指一家

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　史記云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今去四字似都爲匈奴所間矣

周陽由汲黯爲忮　至　而由棄市　汲君子司馬巧宦皆度外畜由使稔其驕恣終遇申屠凶德相挺爲二子笑矣

趙禹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至　以壽卒於家　不覆案求陰罪晚節獨以緩名爲平此禹獨以壽卒也　景帝時賊深者至武帝中爲平感歎於民生之不幸深矣

義縱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

捕其爲可使者卽以氣陵之敗壞其功之智非能爲民也

王温舒擇郡中豪　至　亦滅宗　此張子高朱子元尹子心所祖然此可施之一郡發起耳目王莽當天下土崩乃欲竊用此術責效原涉使涉亦何所施其技哉

其時兩弟及兩婚家至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此史家之以敘爲斷也

楊僕敕責楊僕書　此自當在東越傳中雜此非史法也

咸宣諸部都尉　部都尉史記作輔百官表有左右京輔

都尉屬中尉當從史記

田廣明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轑陽侯昌蒲侯　按魏不

害封當塗侯表云以捕反者淮陽胡倩侯與此互異蘇昌

以捕反者故越王子鄒起侯亦必公孫勇之黨而此略也

田延年　子賓以擧敗離任刑罰以入酷吏則過

嚴延年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　此謂宣

帝雖尚法律然欲民無歎息愁恨之心非以多殺爲能者

也

尹賞紅陽長仲兄弟　元后傳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

亡命賓客爲羣盜成帝使尚書責問司隷校尉京兆尹阿

縱則師古注中後一說是也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　古詩結客少年塲本此葢所以爲戒也

贊雖酷稱其位矣　稱其位者歸咎於任之者也本馬遷之微辭

貨殖傳師史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街居當如孟說作街巷居民在中則小顏注居在諸國之中爲優然以爲要衝之所若大街衢疎矣

任氏善富者數世　善字當從史記屬上爲讀下文然字乃可結上吏起顏注非也司馬貞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　田宅踰制六條所取漢法嚴安得容此孟康注非也史記曰田農拙業而秦楊以蓋一州不過言其因力田而致富甲一州耳以下數句例之自

明

又況掘冢搏掩　史記曰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則搏字當爲博如師古後說也

游俠傳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此言游俠謬託季路仇牧非班生以季路仇牧爲可少也華嶠失其本意譏以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疎矣哉

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　王氏用其謀議卒以代漢然則孝武切齒不亦宜乎

萬章石君家破至萬氏反當以爲福耶　此亦所以避禍也

樓護護假貸至一日散百金之費　此卽樓護先假貸將以遺宗族耳顏注稍紆回

陳遵初遵爲河南太守至臣請皆免　遵以雄才處莽代酒亦有托而逃者也然此奏不以崇廢如遵者不亟彈治

嵇阮之禍豈待晉哉

原涉天下殷富 至以定產業 吝其受亦所以勸廉

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 至周閣重門 巨先能知守身之為孝則無此得已不已之舉

佞幸傳淳於長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為微行出入 放事附見張湯傳後不入佞幸者以張純復顯於建武中也然不掩其惡所以不失為良史

董賢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 至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 寧為王嘉死毋為孔光生何揵經史家如此描画貽笑千載乎

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 周禮司烜氏注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歟疏云以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

翼姦以獲封侯　翼姦謂輔翼孫寵息夫躬也
賢所厚吏沛朱詡　至以宅罪擊殺詡　朱詡可配云敞惜
乎所事非人漢人尚氣而不知義者多也
匈奴傳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自代至陰山憑嶮爲塞故趙獨不築長城
秋馬肥大會蹛林　師古注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
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按
金源有射柳但不於秋而於夏五月
小者軋　軋之義似當從如淳說
於是冒頓陽敗走　至見其羸弱　卽上所謂善爲誘兵以
包敵此蓋冒頓所長也
廼爲書使使遺高后曰　至以奉常駕　嫚書報書詳載此
傳中國不爲失體然不若史記直削去之也
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　前此匈奴復

得陽山北假地至是乃入居河南地故十四年單于合十四萬衆大入遂至彭陽也

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 至 以備胡寇　此專以備右賢王也及置朔方開河西四郡則無事此矣

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 至 漢兵亦罷　文帝大發兵者再終不達追出塞

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 至 築朔方　大軍擊其西出匈奴不意漢都長安既取河南地則隔絕天險安有㷌火通甘泉之患哉

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再西衛青傳云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以牽綴其東也

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　復遣大軍直單于庭北出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　此後匈
奴計不出此
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
餘里　遣票騎擊其西春小嘗之夏大發兵
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　兩
將軍擊其東
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
四萬餘人　票騎再西前斬三萬級此復降四萬人右王
不能軍矣後出代攻左王得首虜亦七萬餘人左王不能
軍矣冒頓之盛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於是幾耗其種之半
偉矣哉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
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昆邪來降則西方無復匈
奴故兩軍皆東大將軍遇單于票騎直左賢王也

北至窴顏山趙信城而還　直北

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　遁而東先解右肩復斷左臂皆票騎之爲也

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　匈奴猶休養士馬漢計顧出其下乎使漢武嘗衛霍大舉之後即有輪臺之悔復修文景之政則六月之雅繼美三代矣

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至不利引歸　匈奴益遠徙則漢兵先疲極於寒苦無水草之地兵食亦不能盡達不致人而致於人宜乎其無功也

廼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　馬宏姓名賴此傳不沒

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至漢無所失亡　自馬邑啓釁以來漢之得策未有如此役者

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至大破之　二萬騎分四隊猶以勢分力弱爲漢所敗況分四千騎爲三隊乎匈奴旣數困國中亦無一知兵者宜其漸爲漢所臣服也

使長其衆居右地　右地疑作左地

郎中侯應論邊事狀　十條一字不可遺忘侯應材未減朝錯也

莽將嚴尤諫曰至且以創艾胡虜　賈讓治河嚴尤禦胡所陳三策皆百代之龜鑑五難字字洞見兵勢與侯應論邊備不可罷足以匹敵合之趙充國金城屯田便宜十二事略盡制禦外夷要務矣　蔡邕議鮮卑事云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賢重之如此

贊　該本末見表裏立論如此眞良史矣

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　後世議和議欵不出此一語

是以聖王禽獸畜之至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嚴尤三策皆包於數語之中

兩粤傳趙佗其衆半羸　史記作其西甌駱裸國則羸者羸之譌也顏注非

且先王言事天子至亡國之勢也　錢傲恨不早聞斯言然天子其肯但已乎故曰日月出爝火息

無諸搖姓騶氏　史記注徐廣曰騶一作駱然則甌駱之名其以此乎

王閩中故地都冶　按朱育傳漢滅東越以爲冶冶之爲縣在國滅之後遂其民盡徙故領於會稽之東部都尉史因後日之名書之

朝鮮傳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　箕子之後已滅於燕矣

使馭刺殺涉何者朝鮮裨王長　涉何多事誤邊計當以

爲戒

贊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　此已爲隋煬帝唐太宗鋻其流矣

西域傳西夜國王號子合王　後書云西夜國一名漂沙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烏孫國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　先迎取聘則是貪得其馬羸矣此舉辱國莫大焉

舍上林中學烏孫言　先是細君以語言不通而悲愁故學烏孫言而後遣嫁也

遣使者榮行表　溝洫志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注謂表記之令之竪標是

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　因而旌之則恩威皆歸於漢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烏孫之事

以蕭望之議爲當史家終書此語爲誠深矣

贊 通西域城郭諸國與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及開河西酒泉之地不同乃聽一時浮說勞儆中國而無實效者也此贊亦洞悉備邊長計當與匈奴傳贊並書御屏唐太宗不熟復之耳

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其去隋煬帝蓋一間耳特養民五世德澤深厚非楊氏篡盜得國以峻刑强刼天下可比武帝天資尚異煬帝之愚愎賴有晚節之悔故漢存而隋亡然史家備書之亦足以爲萬世炯鑒矣

雖屬匈奴不相親附 荃亦何以尚茲 起處乃敘當時廟筭之謨至此孟堅始斷以已意而言光武所以得異於孝武所以失示後人當謹守此意勿復蹈前漢覆轍也

外戚傳孝惠張皇后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 楚成無別

是以不没漢承秦後有夷風焉妻其白出

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
一按前所立者自呂后時已幽死此云少帝恒山即恒山
王一人呂祿女亦竝誅故云獨置孝惠皇后

孝武衛皇后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　師古曰
軒謂軒車按長廊有窗而周廻者曰軒此軒中蓋屋也豈
有帝方宴飲時上車更衣者乎

孝武李夫人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　何
不用鉤弋乃使倡祔廟乎漢大臣寡學至此

飾新宮以延貯兮　新宮即設帷帳也

孝昭上官皇后有詔外人侍長主　詔使侍主故燕王旦
得爲請爵號此霍光不學失之始也

后年十四五云　至立孝宣帝　觀廢昌邑時言動后亦明
智夙成信昭帝之匹也

宣帝即位爲太皇太后　元譌爲宣當如劉原父說

孝宣霍皇后上亦寵之至昌成君者爲平恩侯　宣帝深

沉如此

孝元王皇后家凡十侯　按元后傳云後又封太后姊子

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則師古注中後

說是

孝成趙皇后封御史中丞印　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周

禮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鄭

氏曰若今御史中丞蓋漢宮中事皆御史中丞所掌故用

其印封

事不當時固爭至此臣所深痛也　但當申明數語如王

尊之劾匡衡耳　尊號已定謂趙氏已稱太后

孝元馮昭儀數禱祠解　解禳而解之也師古音懈非

張由以先告至徙合浦云　平帝初立但罪張由史立不

聞追復宜鄉侯邑及孝王后中山太后之號蓋以王氏自鳳廢野王與馮氏亦有怨故也使宜鄉侯平帝時尚在必爲莽所深畏亦夷滅之不能一刻緩矣

中山衛姬莽欲顓國權懲丁傅行事　懲丁傅者太后之意假以顓國權者莽之私其後莽不惜一宇益堅太后委仗盡夷衛氏而孝平遂在莽股掌之內無所忌矣

又令共王祭祀絶廢　謂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也

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獨提王莽起筆力高以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爲全傳首尾關鍵

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宏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　音語鳳此人之情也勸之以退而不貪副相之寵則庶乎君子矣

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　鳳宗子也音可以傲乎譚本庶孽緣恩澤得封倨不事長內行先衰使得

秉政必凌傲同列結怨天下先丁傅而敗矣史家之言固不可徒知其一也雖然音繼鳳不爲非若音子舜之於莽則又眛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之義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　楊宣之言固屬婦人之仁然使哀帝不任董賢倉卒之際王氏無以乘時竊柄則留一二人以娛東宮何嘗非厚道哉

協於新室故交代之際　室字疑衍　宋祁曰熙寧監本作協於新淳化本作新室按此黃氏麻沙本所載然宋景文公卒於仁宗時遺奏請擇宗室爲匕鬯之主安得見熙寧監本耶姑存此說以見宋本固有與予意同者矣

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　後書王丹別是一人

王莽傳　後漢張衡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簒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此說非也居攝以後莽不復稟承元后非産祿當呂后之時可比若元始五年以

內雖曰元后臨朝政由莽出然平帝非子宏等可比遽以元后著紀又奪漢太速唯云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斯則爲編年之史者當參取焉孟堅於律歷志大書更始帝於光武之前固已不沒其實矣然更始倉猝本因伯升光武之資光武非假更始之爵位士馬以立其本昆陽旣摧百萬之衆三輔嚮應誅莽而迎更始更始不克負荷以致赤眉復亂故都焚蕩園陵殘毀光武綏輯河北辭不赴徵卒能興復炎祚爲克家之子以高文爲重則不得不貳於更始可以告諸皇天后土無慚德也

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　莽輙放不爲哀帝置後而以孝平上繼成帝羣公於此時無能折奸臣之萌者何怪其馴至於攝位即眞廢漢爲新也

安後復徵召之　安後謂國家少安之後師古注安猶徐

也恐非

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　內使上自羣公下而舍人皆知附莽爲利乃復益樹黨使四海皆頌慕之

上尊宗廟至無所不施　上尊宗廟謂奏尊元帝廟爲高宗以諂惑太后下施恩澤以明自言願須百姓家給非空言飾讓示信衆庶也

莽欲以虛名說太后至愛身爲國　太后亦與莽俱化共相爲僞

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　與前受安漢公號同術

藉假遺詔至其不難矣　八句又虛設丁傅董賢不然之罪以張大莽功遂誣往冤者言平帝必因馮太后故不得立也

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　左氏春秋傳襄二十八年齊慶

氏亡與晏子邸殿其歸六十不受

使者廹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　先以恩結復以威震

平作二句　書庻殷平作字當爲平也

元始五年五月庚寅九命之錫策　潘勗九錫文全竦奏與此策爲之

子午道從杜陵直絶南山徑漢中　通梁漢道者郎莽所爲顔前說是也第不當並與在宜慶二州界者耳劉奉世盖非之又誤

泉陵侯劉慶上書至宜如慶言　居攝之謂發於平常當陽之日然則帝雖幼而常年被疾其見竊於莽無可疑者

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　雖曰欺僞然臣爲君服喪三年唯元始後嘗議行之矣

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 至此遂明目張膽扼孤兒寡婦之吭而奪之

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 武功縣曰漢光邑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祥

三月己丑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先為攝皇帝而後立嬰不復令有君臣之分也又止立為皇太子不正其君之名則予奪惟莽也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至海內必和 創舉大義者自長沙之後卒歸舂陵天命之矣

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阸塞 不遂與戰竊用脩侯制吳楚之策也

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 自古權奸貪位奪情自王莽始前朝羅彝正趙汝師之流不知曾引以為戒否

漏刻以百二十爲度　亦用夏賀良僞書也

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　莽欲即眞亦何事此蓋亂賊之尤鄙吝者後又求興盛以實之致豐歆羞與等列腹心先敗不待於地皇四年董忠王涉之謀也

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魏曹叡景初元年改用建丑之月爲正凡三年而子芳嗣魏位改元正始復用建寅之月爲正雖以叡忌日在正月爲辭其亦以莽嘗自謂代漢得地統中覺而改耶

莽策羣司曰　凡誦莽及莽策命羣下之辭皆可從刊削固不免於記繇志寡也

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　孝惠孝文爲一世哀平爲一世蘇林注謂九天子非也

五威將乘乾文車　至服飾甚偉　莽侈然遠追唐虞而五威服飾稱名則三苗之妖誕矣

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　莽深畏備
其下故有第六條

初設六筦之令至乘傳督酒利　莽即真一年後當四方
無虞而桑孔壹切苟且丐奪之政已無所不用其何以久

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至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
諸人之始止以不能得之太后故借附莽以速化一時利
合耳實亦何甘爲莽北面不知大權既盡入莽手諸人安
能禁其篡奪一朝隙開還自相屠生爲叛賊死爲愚鬼始
不以正何望有終哉

先是莽恐河決至故遂不堤塞　莽事事期以利已故百
姓不附

以新爲心後又改心爲信　此古音信與新同之證

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至行巡狩之禮　莽至
明堂猶橫撩五日況肯出行萬里耶皆虛爲此文以示墜

典無所不舉又借臣下之言輙行仍言天鳳七年當出上下相蒙益彰姦僞而乃有愚蔽之甚私喜其術者此南北五代所以多故也

州長各一人　州長準周官與前州牧準虞書者不同劉奉世以爲衍州字者誤也故下文亦稱六州

誠恐一旦不保中室　中室即前王路堂後閤更衣中室也時臨出在外第故云不保中室舊說則李奇猶近之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　四語蓋古有是言而莽引之不謂宋人復從而祖述不已也

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　史諶其後妻之父故莽信而使將不明其能戰與否也

時莽紺袀服　袀是戎服與均同杜預云戎事上下同服按地皇元年莽令郎從官皆衣絳當嫌漢家尚赤故其服獨止爲紺也

敘傳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　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為楚令尹按春秋傳作般與班同非殺令尹子元之申公鬬班也

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　沈湎二語對引滿舉白式號二語對談笑大噱

慶未得其云已　師古注慶發語辭又云人之餘慶資以積善三行之內前後異解

若乳彭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　謂死而不朽不啻彭老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注非

賓戲　此文更簡十之三使不徒以詞勝則起人意矣

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　此本禮記中庸篇闇然而日章也注非

述高紀罔漏於楚　謂陳勝項梁首難遂並起亡秦也師古注謂高祖漏楚之罔迂謬甚矣

項氏畔換　注中孟說是
述惠紀高后紀閔顧天顯　謂殺三趙王及燕王也
述元紀優繇亮直　師古曰亮直謂朱雲也按朱雲事在
成帝時注誤
述成紀孝成煌煌至如圭如璋　徒稱其儀貌則爽德可
知也
述溝洫志商竭周移至北亡八支　此敘獨謂九河之亡
在秦漢之間其說近之
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禮義是創　義疑作儀
述景十三王傳承文之慶　長沙之後光武中興中山之
後昭烈分鼎皆文之慶也
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營平皤皤立功立論　言其言并可
爲萬古法也
述魏相丙吉傳天誘其衷慶流苗裔　言吉之保全宣帝

天啓之也

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寶曲定陵並有立志　有立志謂不撓於鍾廷尉鍾威不入關卒收之非若寶之言及杜穉季而氣索也

述蕭望之傳見蹟石許　見蹟於石顯史高耳許字乃不經校勘之過或本史字傳寫訛

述宣元六王傳楚孝惡疾　馮昭儀傳注中言平帝幼被眚病不謂楚王囂也注非

昭而不穆　謂哀平皆後成帝不相傳世

述西域傳總督城郭　總督二字本此故前代惟邊境乃稱之

義門讀書記第六卷　前漢書　列傳



